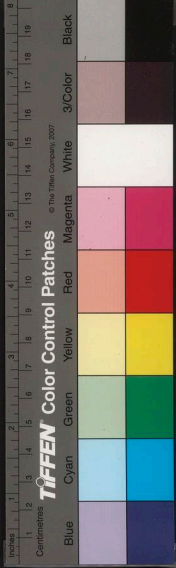


居官讞詞以及幕府軍書啓牘之屬皆中款導彛確
中機宜練達而不迂濶深沉而不輕剽鮮華而不掇
拾明健而不支浮經術文章卓然可當一面緩急而
惜乎遭時奇蹇有出於尋嘗仕途宦海所謂羊腸虎
口之外者公見知于 文定蕭太史不遇又見知于
王大司馬孫樞相不遇晚遇熊經畧當路問夾袋中
人物首以公對出關僅浹歲而熊公以人言去矣奴
薄遠陽奸民內應永城陷矣陷城中五日而始得聞
出又十日而始渡遠河又三日從驟雨濃霧中脫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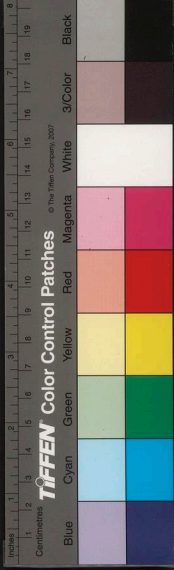
庄之阨而始達廣寧大中丞見之抱持泣念公理官
無守土之責置酒贈金給郵符生還而生平之著作
皆化爲子虛矣今仲似祖所搜錄其放失之餘僅得
零星數卷付之梓人以微見公精神之所寓焉公題
曰存筍小草志感也陳子慰之曰公無傷公不見沁
水張忠烈見平公平乎張忠烈殉難遠左未獲首丘子
孫走篷程吊螻蛄盼然從數千百里外招魂望祭
而哭之已而悟曰易朽者骨不朽者精神之所憑憑
于著作故都督司農梓忠烈遺集而走幣空山微予



陳香公先生集卷之十二
爲之叙今公不死虜不死兵生還故鄉老臥牖下子
孫環繞上觴重刻笥中小草蕪潛德先生萬卷樓中
視張忠烈孰幸孰不幸哉故爲冒氏額慶而叙之以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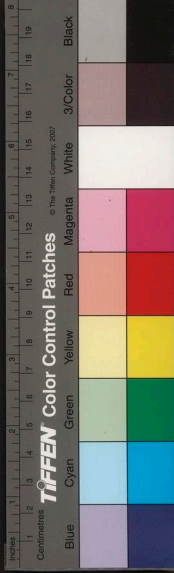
北新鈔關志序

關之有征也說者謂筭舟車起于漢武元光元狩之
間而實非也嘗攷故牒周有司關掌國貨之節秦四
關漢八關唐二十六關後周三關宋元不勝紀其關
使者漢有關都尉梁有太府卿唐使宰相兼領轉運
使宋令樞密直學士監之元設財賦都總管吾朝宣
德四年始創鈔關者七督以御史則體褻監以有司
則權分遂特遣司農尚書郎有專勅有關防若武林
北新關蓋其一也武林當吳楚閩粵大觚處水浮陸



走蟻附麋聚此桑孔之所望而色喜而伯夷避之以爲賦而不可向邇者也初雲陽荆公以叙得選遂巡三讓大司農敦趣之始視事當萬曆戊午春夏之交下尺一募兵浙中厚集舟師以爲遠援大賈聞之萬櫓停閣而又以積雨爲祟蠶事不登關稅幾且大誅矣公歎曰國家方急遠餉議設處議抽扣議搜括而部使復泄泄莫爲之所前有簡書後有新旨其將何以報命于是矢清白去苛碎塞竇蠹汰冗浮無競尺寸無盡錙銖近者悅遠者來商不告困課不告窘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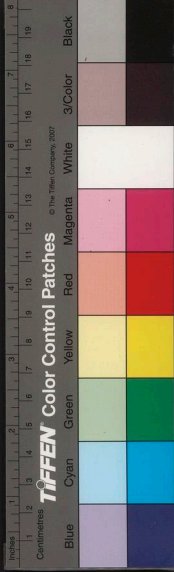
修公署乃甃長街而復廣搜故實以及王許二公之舊纂集成新志曰建置曰命遣曰禁令曰經制曰則例曰課額曰責委曰鈐轄曰區行曰利弊曰因革曰宦績曰公署曰人役曰藝文共十五卷而後先終之以論著條派臚分燦然畢具良工苦心盡於此矣抑聞之范文正云與其取于農不若取于商夫商亦人耳探虎穴踐蛟宮而乃操之如薪束歛之如箕張五方大賈有立槁而已是曰人鬼關縮舊額以市利踰新額以市名夫市心與市貨其奚擇也是曰義利關



志在則賢者以勸使人昭昭志亡則不賢者無以戒
使人昏昏是曰夢覺關三者關頭惟荆公與余言之
深切著明而志尤隱隱躍躍不欲自暴其飲米酌水
之意故余特代公拈出之并以告之伯夷其人者

花鏡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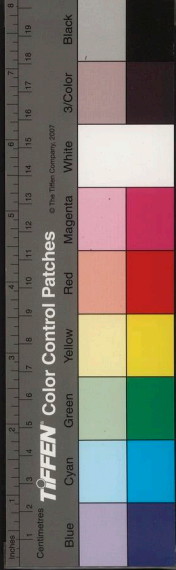
余夙負花癖徃徃犯風露廢櫛沐嘗與平頭長髯手
自藝植且私自評曰子猷竹靖節菊隱居松茂叔蓮
和靖梅諸公皆有花木之好然僅如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和未若尼山氏之時也正荷鋤偃息于花底客
有持花鏡一編示余余曰秦圖炤膽魑魅遁形得非
以此義炤百種名花使崔玄微圃中緋衣綠裳望而
却走耶及反覆研閱非騷人才子多離索之感則賢
姝名媛寄凄愴之懷夫化工杼縈筆端花也光芒陸



離劍鏘花也描情寫意解語花也香艷繽紛天雨花
無負春披荆之役有擢莖吐蕤之奇集衆香國菘
春圃太華井蓮唐宮玉蘂月娥青桂之枝海客朱
之葉靡不羅而炤之鏡中半笑迎風弄妍得雨花
無開落恨鏡有不謝花寶馬踏紅雕車清蔭金鈴紗
幕盡屬後塵而區區好梅好菊云乎哉時乎時乎若
離若合有情無情守此花鏡一編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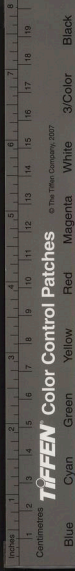
闍齋吟稿序

余往見先達好士者無如秀州黃學士名流諸門轍
食倒屣甚則更相揚詡務使之有聞于時而後已其
後士以此通顯者甚衆而兩子一爲中丞一爲廷評
皆孝弟廉潔才名競爽則公好士之報也公嘗歎余
碩寬堂履素侍酒無翔態沸辭無衡視顛揖恂恂若
不勝衣居恒十一示疾十九下帷門無雜賓室無長
物間嘗拈有韻語與公車言謹箚之不數數示人也
頃出闍齋吟稿過余曰吾與子游于塵垢之外而相



忘于無臭味之表久矣盍爲我叙之夫國朝之詩大約三變聲調高華者一變而爲叫號思路幽微者再變而爲呻吟快口流便者三變而爲里言巷語始之以無文終之以無忌憚而詩之脈絕并讀書之種子亦絕矣此如寒峻下農灸怒蛙以爲羨網枯蚌以爲饌豈知安成食五侯鯖哉錦衣玉食之子惟有嚙而去耳履素生長于積水蛟龍之淵沐浴于父兄積玉之圃負異才故咀有異趣飽異書故颺有異彩倦游如司馬子長而漁陽盧龍之作沈雄酷似少陵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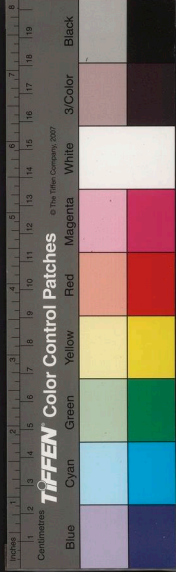
如衛叔寶而傷逝悼亡之篇香艷不減庾鮑至于痛纏烏鳥義篤鵲鴒攀禹湖之龍髯而無從嗔遼陽之封豕而莫翦不覺悽愴宛轉情見乎詞悲憤飛揚義形于色即或對傾城擁名士脫囊穎拂紗籠姓氏雖香交游非故啜其泣矣詩容已乎此皆本于性情止于禮義高華而不傷氣幽微而不損神流便而不降格藹乎吉德君子之言粹然大雅正始之踪惜學士不及見此詩耳履素通籍後都人士挽留館試獨堅請省毋歸蓋落落忠孝人也彼且不願與木天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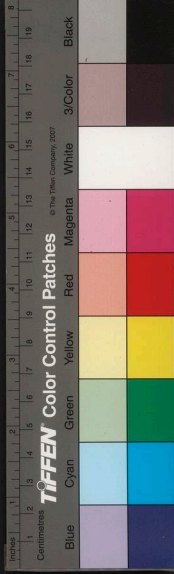
爭短長又不屑與詩人三變者分曹而角鄭衛而獨
問叙于空山寂寞之陳子陳子老不談詩但有小築
在白石山下花木鮮秀彷彿類裴道人青園橋東宅
履素能如王廷評一訪我乎請以君家閣齋吟付青
衣碧玉箏度曲于十里櫻桃花下仙仙乎不復問霓
裳羽衣矣

六欲詩初稿序

吏部伯闇賀公甫登王爵忽解纓弁良朋慈母敦勉
就道入都一月抗疏還山朝野聞而壯之公每過余
談肇畫國家成敗利鈍洞中機宜老手苦心罕見其
耦間一憂時感事往往轉嗟輦眷忠愛之意溢于言
表三復公述懷諸詩可涕也若初稿去公諸生時已
三十年餘公比時制舉義名重海內守相下車弟子
負笈東西往來禮于其廬者羔雁蒸履相錯公一切
謝不屑作六欲古詩以見志其自負已氣吞古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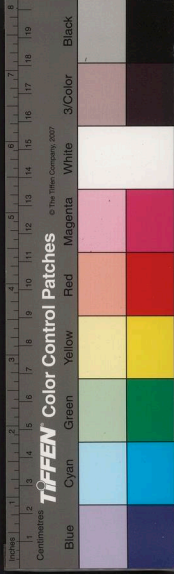
余嘗質其詩反質公之生平無弗酬者公孝友廉潔
內外言無間而不欲市賢名鴻裁麗藻琬琰士林而
不欲市交名片言尺牖立劑人緩急甚且質貸繼之
而不欲市俠名晚達早退志雖未竟竟之可以班賈
陸軼韓范而不欲市勳名胸中無一點塵俗亦無一
點殺機此玉宸金粟家風也而不欲市二氏名名心
淡故標格高標格高故聲韻雋即小有綺語斯亦陶
栗里之間情宋廣平之梅賦何足挂豪士胸臆哉公
家賀方回能詞而不能詩賀季真能詩而不能經世
惟晉司空循行爲俗表才配儒宗則伯闇足以當矣
後之誦詩論世者或有考于余言



來鶴堂詩稿序

孫公叔原倅吾松三載薦紳上箋臺察聞之王爵氏
特加郡丞以旌異能公居官廉潔矢不負先公飲冰
之訓間以謁上官餘暇紆覽名勝發爲歌詠或署書
題榜着矚目于山水間余陰察公風神閑澹度必有
所本已讀來鶴堂詩稿而後知孫氏風雅之宗厥惟
遠矣當隆慶庚午甘露降于大庾之紫薇占者當有
奇士薦是歲孫子樂先生舉鄉試第一士林額手稱
快已屢上春官不遇謁選得陽春再令唐縣所至引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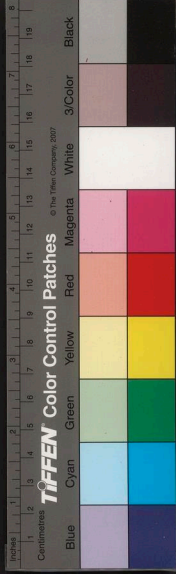
賢良文學討論經術咨民間疾苦修庠序勸農桑積
嘗平倉穀罷免不急之征無名之供士民號爲神明
會礦稅中官至先生強直抗禮摧折其鋒焰大恨之
欲乘間中之不可得遂謀遷儋州先生投檄不仕以
去閉戶著述歿而祀之替宗云先生天性高邁才情
煥發袞袞數千言矢口援毫不移刻立就每當登高
望遠贈別寄懷秀矩清文瑤言瑋撰錯落于珠琲繡
績之間而淘汰于聲色香味之表冷若松風空如水
月使人喑然意消悠然願解爽然自失其轍跡谿徑

而得一靈區神界焉豈先生輕功名玩造物所至耶
先生生平喜和陶詩清微幽渺神理叅半非特詩人
之能言者也抑亦近于古之得道者夫淵明義不帝
宋宋義熙而書甲子彭澤歸來似有所托而逃耳先
生何畏何諱去儋州如去膩垢尊鱸可甘鷄肋何味
其志潔其音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真靖節處士之
流亞也先生五子皆負文苑聲嘗讀遊美查游漫記
仲瞻和詩及叔原落花諸作壘篋唱和自成孫氏簫
韶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視先生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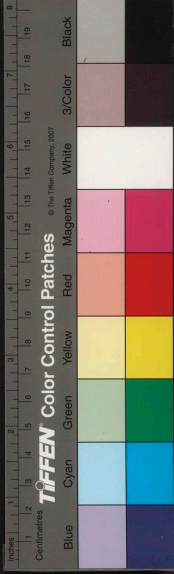
飛鴻亭集序

官保吳公之墓也華亭存齋徐公志之其奏疏安陽
東野郭公蕭田礪峯康公序而傳之乃公飛鴻亭集
冢孫伯度哀集十餘年始克成集而又附以公年譜
二卷飛鴻亭者公解政歸晚而娛老于此者也恭惟
肅皇帝英察馭下神聖莫及惟時廷臣惴惴焉震
雷霆而揭日月獨公進則握鑑清朝退則考槃詠言
以自樂每稽首嘆曰臣老矣何以得此于 聖明哉
故飛鴻言冥冥何慕也然公當時實以三事受簡上



心曰治河賑饑禦叛徐沛之役截漕糧數萬發之而後請命皆令甲所不載而師尚詔之攻宿州也公方謁陵還非有勁守抱孤城當賊談笑指顧卒以蕩平至于堤築草灣尤多冥感此三事江淮之人至今能道之而 肅皇帝亦以此慰勞寵賚非一且數問中貴人侍郎頤而髯者安在其特達被遇如此公繇郎署厥歷中外近自帝鄉遠自安南輶軒節旄之所及往返萬里餘而乾乾頭白者亦已四十年所矣度公夙夜馳驅休沐不暇顧安得此師心之語而當之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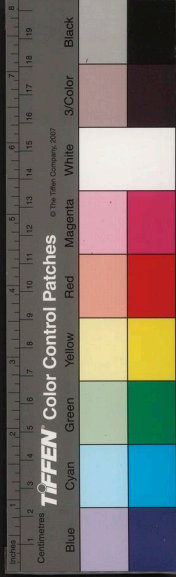
公嘗一典試三督學以文章著聞于時故其集中先後所載莫不博大闡衍韶爽簡易既無獮祭狐綴之煩而亦無蟲雕錫刻之巧宗工制作盡于此矣余繇此仰見 肅皇帝中興元氣盤礴聚爲文獻比時三事大夫皆以練達綜核精心相應無敢操空言罔上而出其餘力矢能昌言尚能斧藻丹青以章 聖天子一代人文之盛公其一人也猗與休哉公勲猷已見于年譜奏草其孫伯度負千里才而逡巡以病輟然翩翩博雅君子也復于二書外檢括遺文不遺餘



力遂成二十卷而公之苦心隱行及當時朝典可否
損益之故皆庶幾可考焉嗚呼今世文章家豈少哉
無伯度則名山之藏散而飽蠹轉展支離于甕盎凡
牖之間者不少矣余喜公之有後而且重感于是集
之獲傳也故許而命之序

谷響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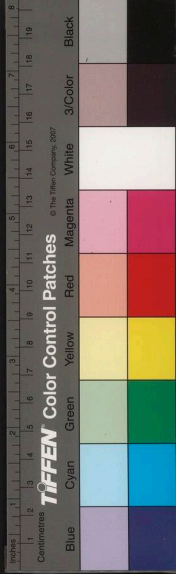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
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且畝人天之
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
矣藍幘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與和尚激
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縉庶讚觀得未曾有管
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
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崑山便是坡老涪
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



陳香公先生集 卷之十二
星法語皆從蕉 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
粹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
日直坦胸懷盡意拋撒如湧口懸波峯頭藤花相似
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廉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
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
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聽
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躬手執經聽法何也既
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
取

十齋堂甲乙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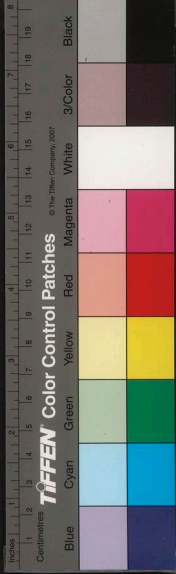
十齋堂集者吳興茅孝若所著也嘗援陶隱居齋陸
敬游例人贈孝若一文物曹能始貽以沉香枕董玄
宰貽以李鄴侯端居室連環玉印余貽以句曲外史
黃玉印其他不勝紀余謂齋以九虛其一則孝若自
有詩若文耳初鹿門先生以文章轟振當世學者宗
之如司馬子長復生然其批判千古睽視九霄之意
十不得一施僅祛藏書與孝若兄弟相上下孝若十
五便能爲曹劉江鮑語兼工制舉文跋扈淋漓氣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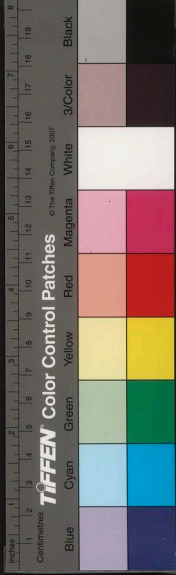
出有力者自當負之而趨矣余性不狎俗亦願排絕
人事從孝若爲霞外之游今猶未許俟其婚嫁債畢
功名緣盡余當幅巾入山如陶隱居陸敬游在句曲
時掘藥休糧一廢一和其著述尚不止也故孝若僅
以甲乙名集云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
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丸劍及一切異人異
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
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
輩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
子袒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
士蓋纍纍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
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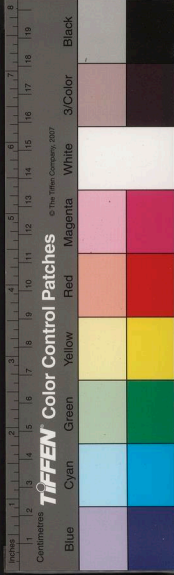
陔餘叢考卷之二十二
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
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
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
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
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
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
心雖不屑屑于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于語言文字
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
丙士曰此東越伯霖哭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
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酌老鶴
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
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錄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
事畢予然後置邯鄲道士枕于朗閣以待之



秋江歸思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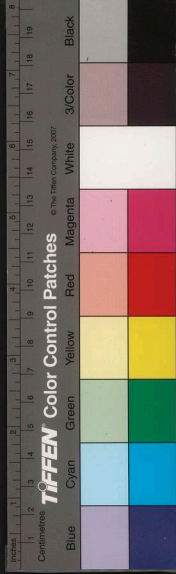
上林令蘅臯顧公遜之禮樂名家也自綺歲游心千古上自蝌蚪下自鴻寶以至咸陽東西京旁及大曆而下無不漱其精而咀其華千里六翻直旦暮遇之矣竟以調高寡和落落蒹葭者若而年嘗仰屋竊歎丈夫頭顱如許且母氏春秋高安能躑躅書曹中與蠹魚肉飽耶夫古人捧檄負米凡以爲親石曼卿有言親老寧敢擇仕乃北遊長安希微天子之命以爲親榮而親卒不待也然上林之命下矣上林故漢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帝羽獵賦詩牧馬嚴夫子東方生之流相與雁行
簪筆賡國風而歌大雅以侈一代鉅麗宏偉之觀今
天子雖修羲皇故事陋漢官威儀然士大夫若欲
借公庭爲萬舞藉金馬爲陸沉斯亦乘田會計之所
安也公性負骭體不能爲繞指折腰取諧當世嘗力
抗中貴人奏牘刑曹刑曹覆如君法中貴及目視君
卒不顧一旦請致元官歸歸而行裝蕭然視其橐惟
五色雲盤礫不散則都門諸賢豪贈公詩若文而已
公喜倭烈嘗散萬金結客而又好談說燕趙酒人劍

容思相與獵纓臺旁擊筑市上一散其牢騷感慨用
壯之懷以是都門公卿人人得公恨晚也已匹馬南
還則又人人釋公恨早也然公已倦游且自謂五湖
之濱饒有烟雲澹蕩之樂鷗盟與馬蹄孰閒鷄肋與
鱸魚孰長蓋不待秋風而夢落鄉國間矣夫季鷹東
歸適丁典午之慘故有所托以自免而知章八十乃
乞鑑湖今公以清朝稅駕黑頭解冠方之古人抑亦
可謂知足早齋鴻飛蟬嘯于風塵之外者歟今公掃
修竹故廬抽故時之藏詩與二三社老焚香陶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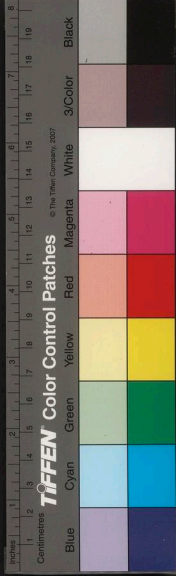


又時泛一葉出入菰蘆酒酣之後命童子取凡詩若
歌演爲秋風引度之鐵篴若遠若近誠不知公爲賓
而雲爲主矣

陸氏家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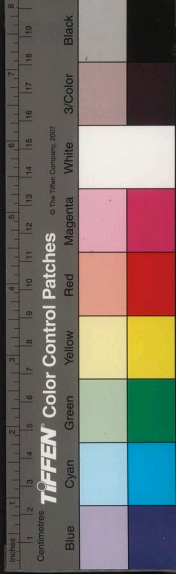
古人尊祖莫重乎譜持孟必奠執匕必祝蓋不忘始
爲飲食之人也豚蹄斗酒以祀田祖蓋不忘始教稼
穡之人也而况自我一人以遡百世之始祖乎海內
多名宗巨闕不立祠不傳譜以至尊卑疏戚漫然無
所置對或塗遇宗長不下車祖宗之名或以名其子
第童僕則其渙散莫收緩急莫應又可知矣余觀陸
氏舊譜有勅有像有裔如佃如九淵如九齡皆始於
龜蒙魯望題詠而贊誦之者爲朱紫陽夫子以及周

國立中央圖書館



益公必大王狀元十朋文信國丞相天祥皆當時雷霆轟震之偉人與陸氏同不朽厥惟重哉陸之後賢曰承祀幼孤事母至孝父事伯郊郊垂歿無長物出此卷授之承祖承祖年甫十二三寶藏護持秘不示人及長拮据治生樂善好施即家庭子姓不使聞知其冥德如此新安有程雲峯囊金二百寄承祖家歸而物故承祖走新安覓其嗣悉還原金且加毋錢焉又義友陸斗虛寄百金幾且十年餘病劇則不爽秋毫歿後則供養陸嫂遺命留作善事承祖置產贖

超果寺中禪堂飯僧至今不缺其餘種種難具書此亦可以見善人君子不愧陸氏先賢之子孫也承祖配戈氏生二子長汝衡次汝德繼黃氏生長子汝衍汝徵汝復皆孝謹有父風汝衍出試童子科即受知於李刑文公德翼嘆賞其文不容口又改汝衍爲汝珩云珩持重謙和真陸氏之家駒國寶也即日蓬蓬天蜚繩其祖武取舊譜續修之劍宗祠擴先墓使象山兄弟之靈含笑地下此吾所望於汝珩者豈徒珍此譜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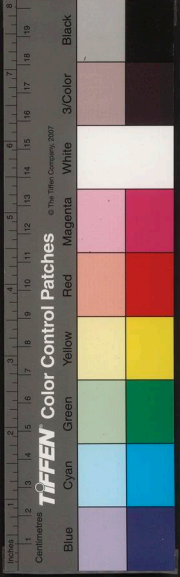


山... 陽春先生集 卷之十二 四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
如戴逵陶弘景郗氏辦貴梁武起第但于九峯間披
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
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
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絮又酷類臨川新
語讀之使人心寬洗刷骨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
我于罡風灑炁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
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顧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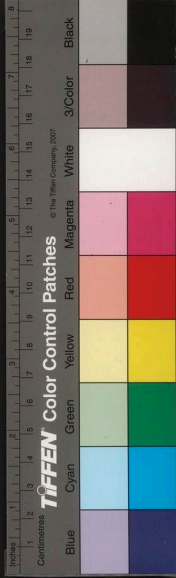
陽春先生集 卷之十二 四 栖真志



倜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相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援鶴青山無恙丹簡尚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最深其霸王經世之畧甚具能悉歛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先生非其人歟余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烟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志序正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鷄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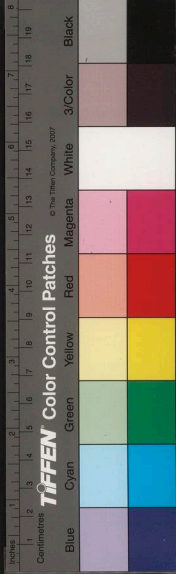
藝苑贅言叙

余宇宙之贅人也方其翩翩爲諸生也近儒及其毀冠紳游戲于佛奴道民之間近二氏醉卧酒鑪高吟騷壇近放遇人倫禮樂之士捫舌屏氣斤斤有度近莊好譚天文禽遁及陰陽兵家言近迂浪跡山根樹林之傍與野獼瘦猿騰踡上下而不能止近野故余之遊于世也世不知其何如人余亦不自知其何如人其五行之所不能束三教之所不敢收者邪蓋宇宙之贅人而已余方自笑其贅而沉穉休復以其先



大夫贊言屬余叙之兩贊相合烏能無言余觀先生
翺翔卿貳既以其五經纖括之利出而遊亦于政事
退而脫穎于騷文呈績度能可謂三不朽矣而猶汲
汲于是書之傳也無得駢拇技指乎哉余未嘗不笑
先生之贊而及觀今之倨客貴人其平生所享轉眼
彈指之間一朝化為冷風槁葉而後知先生之贊爲
甚長何者他氏窟富貴卒贊于脂田沐邑童妾貨布
之贏故其爲物也艷而人思奪之而先生獨以古人
殘編剩語葺而傳之後人而子孫亦得以世其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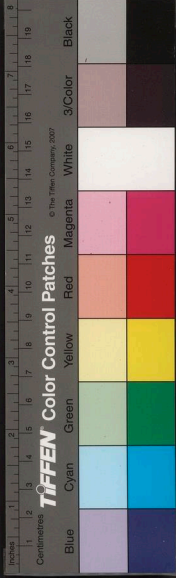
而薄免于患則先生與萊峰周公兩人而已先生自
爲卿士裨休僅僅負草萊以立雖鮮明熱焰不及貴
人子弟今能潔脩自好扃戶而讀父書以箕裘不朽
之業則先生所遺寧贅乎雖贅不猶愈于他氏之化
爲冷風槁葉而不可得者乎嗟乎方先生之手是編
也白首握鉛停杯廢櫛沐誰不以爲老而多事而裨
休垂二三十年出之于汗牛之間而奪之于蠹魚之
腹至使是書儼然無學者世世泛涉津梁沈先生可
謂有子矣不然今天下藏書者詎少邪家無秦焰而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二
金石款識之文往往散落于甕盎壁戶間有不復得
其一字者繇此言之秘書于庫扁金于廐雖其清濁
有間然百世之後皆爲亡是公獵而得之其贅一也
余贅人也方幻視一切而于先生之書則又不能已
于言嘻余非好爲言也吾緣先生以諷世之不善爲
贅者是亦贅也

盧原父五湖遊草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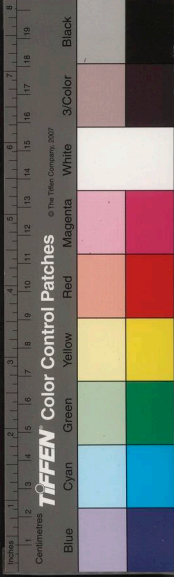
吾聞羅浮峻嶺十有五石室長谿七十有二瀑布九
百八十皆落原甫手中何取東南五湖而辱之遊遊
五湖豈能敵珠海之奇勝乎原甫正欲覓往時湖中
之古人耳吾讀其詩歌記叙清綺妍穩有深造獨造
有異味異色恨不共載橛頭舫使四皓擘柑專諸雪
鱸西子遡風曳縞而長吟之吾兩人擊榜拍浮相和
羅浮陶八八花首真人其將控鶴乘鯉而來聽乎原
父曰君非幻語羅浮洞穴潛通句曲句曲通具區林



易學宗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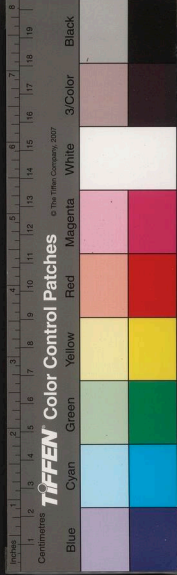
余往疑程朱易未盡易髓。向采書中凡論某爻者繫于爻後論某卦者繫于卦。又如老莊易相類名曰野易竊取謀野則獲之義也。山中無異書往往多方借書而老不能出數百里外貧不能具侍兒筆札則手自箋記緘而歸之故野易粗具而羞澁未能出至是得中翰項懋功易學宗傳讀之不覺喟然嘆曰世乃有異人異書如此乎伊川先生誓于理紫陽先生誓于象二者並懸之功今章甫之士人人而能誦說之

屋洞天五湖之遊不當作吳粵界限論也請題數行以示怪我遊讀我詩者



以梯青紫而已無論異代試叩本朝更有何易易更
有何人則嗒然愕不知置訖况望其游于唐宋以述
六朝兩京三代之上乎懋功之言曰咎者呂希哲端
坐讀一爻譙定百三十歲猶橫經授易不輟余何人
哉敢服佚出古人下襄毅公治尚書起家懋功獨葺
學易堂環群籍如堵巢其中仰而思俯而書久之樞
几墻壁皆是易而宗傳之書就焉漁獵廣鈎索深發
皇大或一易而旁及他經或一人而旁及世系力噬
邪解歎糾矛盾如牒譜券約可稽如戶婚宗驗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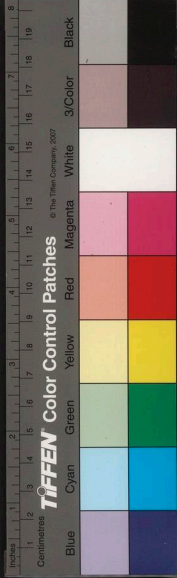
別有怪奇隱躍者不忍汰去悉通貫駢附其中信乎
易學之珠淵玉海也夫易廣矣大矣夏侯勝嚴遵扈
謙管輅郭璞易而筮樂廣叔夜易而談刑和璞淳風
一行易而曆范蠡孔明易而兵孫思邈龐安常易而
醫楊義許遜葛玄陳希夷易而仙遠公堂頭了元洞
山易而禪此不在四聖先儒外乎若必吾儒之爲是
而他氏之爲非彼此挺辯不勝不止小則鼠聞穴中
大則龍戰于野而易亦局且陋矣頃得懋功之易出
如百川宗海萬火傳燈小群渙大群合使人洗眼括



骨耽然睹畫以前畫以後之大觀豈非易道之中興
哉余與懋功交二十餘年而不知君之深心于易及
今見之而始恨北面執經之晚嗟嗟易密教也易在
數外不在枯著朽殼易在言外不在膚受耳剽易在
方外不在白虎石渠延英殿內即不爲子撰著法無
名氏易斗圖其遯而隱于易者甚衆恨緣慳末白見
之而幸遇懋功屬以易序壹似有天授者雖然君洗
心退藏于密所著易甚夥甚秘余是能盡之曩野易
幸未出余爲君且焚筆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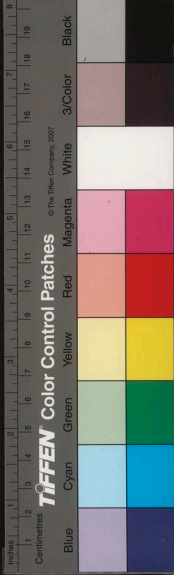
脩上海縣志序

古者千乘之國及附庸之邦皆有史以掌記時事自
國列爲郡縣而史失其官然後志作今志猶古史也
顧古有國必有史而今郡縣之志則或輯或不輯或
存或不存無論分轄縮殺卒蒞茲土者末繇鏡前脩
備後觀卽其上箸黎老亦往往不知其疆域分授規
制崇卑與邦君先後蠹惡污隆之詳嗟嗟志之失也
亦已久矣詎獨史哉海上濱東南以比於吳之錯壤
雖若孤臣客卿而禮樂衣冠及土毛耕織之利實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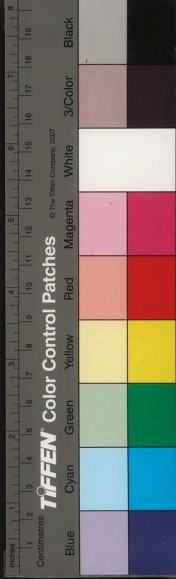


華亭比肩而稱兄弟者兩國是邑之志創於盧龍郭侯脩於莆陽鄭侯蓋嘉靖甲申迄於今萬曆六十有餘載矣至顏侯來蒞茲土乃禮聘王屋張君及邑諸文學相與纂輯而潤色之得如干卷志成函以視余請序其首予讀之嘆曰懿哉文而則簡而核可傳也且其書一舉而三善具焉昔者璿良橫劫潢池沸波倭奴續來歲無寧帖比時築城濬隍徵發遣調若蝟張毛舉今別校緩帶宿飽坐樓舡而嘯海月讀是書者寧無羸角衣襦之慮乎善一 詔建青浦割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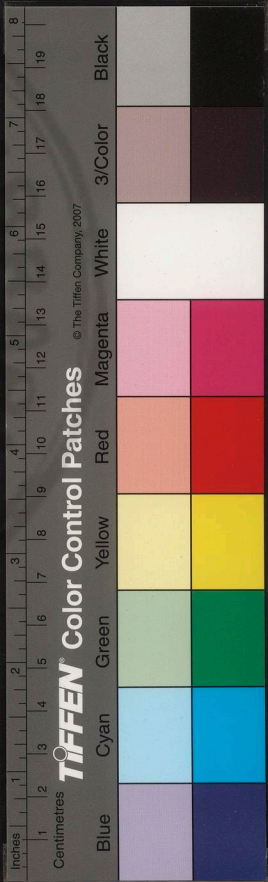
附瘠而厨傳供帳之煩不減於昔也顧文康之清浮稅鄭中丞之均田額諸士民得去瘠以就肥而宵露之苦亦不減於昔也讀是書者寧不爲理瑟而解繩乎善二 肅廟辛酉後水旱沓至而不能爲災今丁亥木冰雨針薦饑相虐寬之則日叩富人之閭而啖其粟急之則疾走震澤以爲薪今之海上非昔之海上也而富貴者方且泄泄焉競蟬蛸而嬉燕雀讀是書者寧石乎梁肉乎善三 夫志猶史也史以使以勸懲志以使人更薄而爲淳破巧而爲質良有司指南



於上而賢士大夫拱北於下此志之本旨也今館臣
歲脩國史大官具饌上方給札牘無虛日然皆工編
摩而泚於直筆不若卽邑之乘尚能執簡而待於董
狐之門是志也一舉具善者三雖謂之良史可矣昔
晦菴先生巡南康首觀志書說者謂公知務頽侯有
此其於政何如哉公名洪範繇癸未進士令上海以
治最擢爲御史浙江上虞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霸治績

名臣宦績

役法

水利小敘

山川

賦額

鄉村

橋梁

分野

戶口

衢巷

沿革

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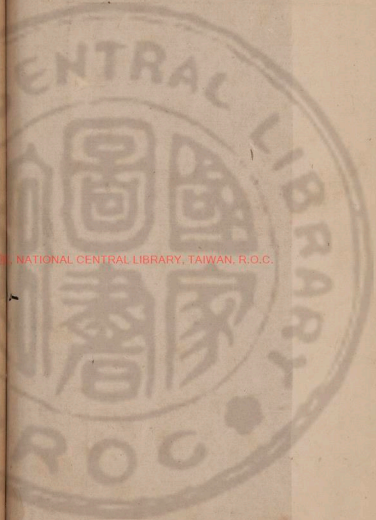
鎮市

府志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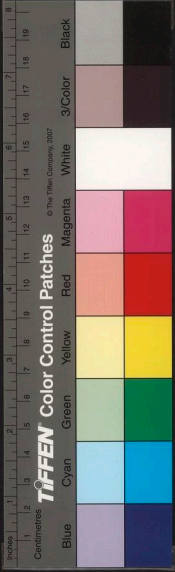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6100 v.8



國朝名宦

封爵攷

名賢

遊寓

賢媛

選舉

鄉舉

歲選

封贈

錄蔭

辟召薦舉

學政

荒政

災異

官署

著述

織造

兵防

方外

鹽法

冢墓

風俗

割股

寺觀

第宅

古蹟

藝術

守令題名

兵燹

物產

壇壝廟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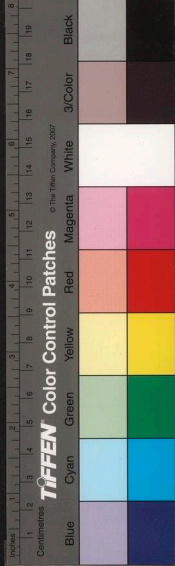
畫苑書評

詩品

倉廩

武職

志逸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旌義

通家楊 肅
儼叔甫較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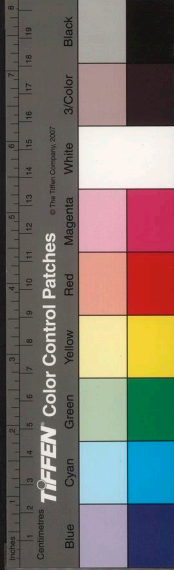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畚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隣震膚剥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於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鎮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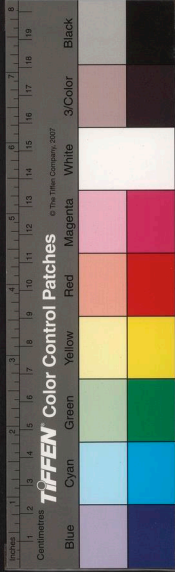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暨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騎師駟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市朝竝稱何爲哉

衢巷

道路也一達謂之道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蓋其古也道凡一

沿革

志不可狹窳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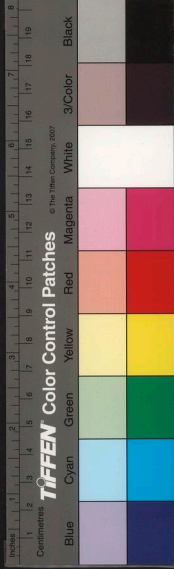
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俞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叙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略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撓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天官家儒者罕習之然分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方相氏因地分天難爲縷折而松又吳越界焉聞之吳與越同齊共律上合一宿此興彼亡占驗曷憑自揚州而浙閩東西粵皆斗牛分也松界其間詎焦潤之必同乃松不肯自菲薄也口斗實吾分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字文括美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



陳蒼公先生集 卷之十三
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眾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豔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橋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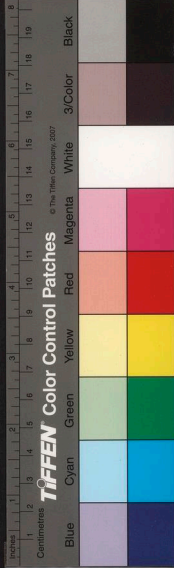
王周易四鎮皆有善政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橋趙充國治隴陝以西建橋七十所行兵之日如從枕席上過師橋之利博矣哉此不當專倚之緇黃素封矣橋凡六百九十有一

山川

東南龍脉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爲詭隨附麗其骨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肖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并綴山川之下

賦額

頃 皇上勤恤民隱特 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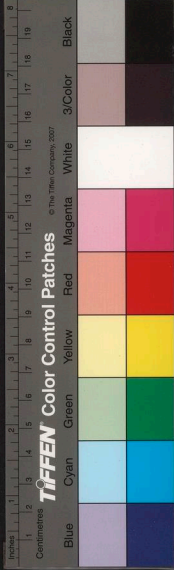
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上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於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於會計外詳著賦額於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於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役法

松郡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并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小役五年編審大役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而倒懸可立解也役額細列於後

水利小叙

萬曆戊子大水 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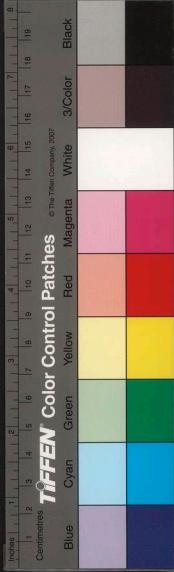
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濟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違其言幾耗朝廷數十萬錢而訖無底績夏周諸公蹙蹙以修圩爲水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勅諭乃列治策治蹟而後以治田終焉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錕平王勝倣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於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欒行輒碑志思士風近於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扞大患卹大灾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直道也余故於臺察郡縣以至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



之矣

國朝名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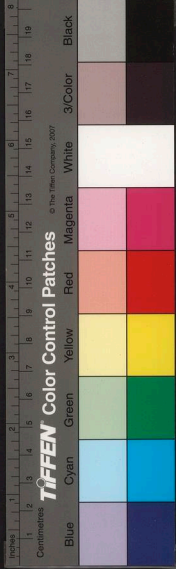
正已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難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城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封爵攷

江東閩閩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綬榮戟半出於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於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於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名賢

舊志松名臣三卷而孝友節義文學隱逸則別立一科豈大受者尚有遺行耶此四君子輩但恐強項未肯入名臣之座耳若有之卽王公大人不覺見而屈膝孔門四科豈稱門閥哉故總彙曰名賢其他賢媛



陳魯公集卷之十三
藝術游寓方外各有傳

游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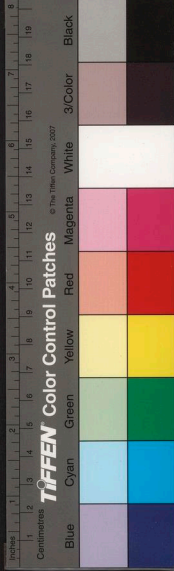
禪九峰泖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體於是粥於是聚國族於是長子孫於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童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詠微言尚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賢媛

烏有鵜失偶則不棲魚有鱗去一則不遊物尚如此而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於古者哭市崩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子張許也其次養尊孀扶門祚辛勤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平郭汾陽也雖然形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政姊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選舉

自正德辛巳以來聞人聞家日去日遠每問選舉之姓氏於其子若孫瞠目莫知所置對况他人而能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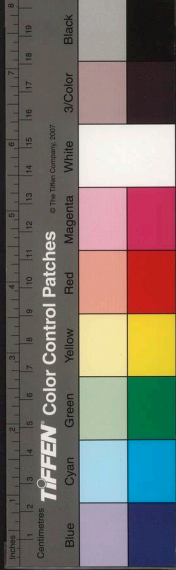


歷如指掌百不失一乎兩漢重鄉舉里選遞及六朝或以閎闊進以矯節辟以請託行其勢不得不變而爲科目試詞賦試文字試經術時事而不知漢唐宋原以孝廉重也漢二千石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則免唐亦如之及宋嘉定時此典猶存詔書曰孝爲百行之先廉爲四維之一以菽水爲樂者行必不汚以水孽自持者親必不辱故選舉題名稍變顧志而列孝廉於前進士明經繼之其猶漢以後之遺意也若三途並用外別有脩國史脩部院志以及乙榜

名儒所謂張羅取鳥其目甚多非選舉之一變乎具得書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於經然臯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續舉掾較去弓旌遠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跖弛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卽天意亦若偏私偏重於科第諸賢而不復芻出於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



何其袞袞相望也夫哉 孝宗之祝天曰願得真才以佐治理 宣宗之祝天曰願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夫 明主齋沐焚香求之於禁中又錄其名姓扇藏於天府焚告於 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鄉舉

初詔開科 洪武三年以八月爲始然嘗攷當時初場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耳二場一論三場一策踰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試之其後四書義更加而爲

三經義更加而爲四策加而爲五不過二三百字而止未能者許減一道二道大旨重行誼經術豈顯主浮豔英藻乎哉邇邇年功令嚴舉名雋不乏勸駕續食登之南宮而議者欲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然自海艾兩公後猶寂寥也及今崇禎庚午東夷盪平聖天子特拔鄉進士廉幹忠義者授之重鎮大中丞節鉞而吾鄉螿螿思奮矣

歲選

漢重經術人主蒲壁迎之甚則北面稱弟子有通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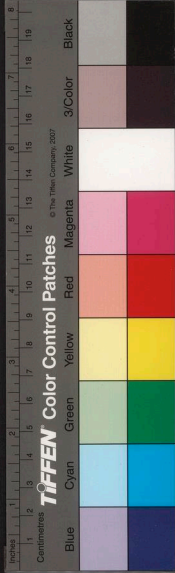
至上卿徹侯者吾 朝制義高等餼於官已拔其餼
之最久者臨軒而試之幾與南宮之偶埒不射策也
折腰五斗半就選人若少壯高才生猶能鼓勇恢張
步武董廣川公孫平津之事業誰肯自稿於乾營老
蠹間哉志歲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此
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於所
自出煌煌綸綍榮晝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於是
至是而 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
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繇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
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
爲鄙爲俗斯言也吾嘗聞於白頭農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
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子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
辭者既不敢濫叨 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
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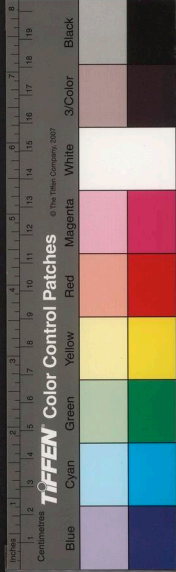
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
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
目俟之矣

辟召薦舉

三徵七辟一歲九遷原非盛世事也昔東京有噉名
者攬申屠蟠袖曰吾與子相期於上京矣蟠聞之大
怒振手而去鶡冠子之門生馮驩與楚王善鶡冠子
懼其薦已也遂與之絕此兩先生何嘗置薦辟於眉
睫上乎里中有談及此者盍不決東海之波一洗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事漢歷
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
郡學未建也我 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
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今之士
好負笈擔簦輕去其鄉以事遠游游學者游大人而
已甚則私創書院懸 宣尼於南面郡邑長與縉紳
先生列坐而談濂雒明倫堂不復橫經論道矣故余



陳倉公先生集 卷之十三
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 祖宗初制也

荒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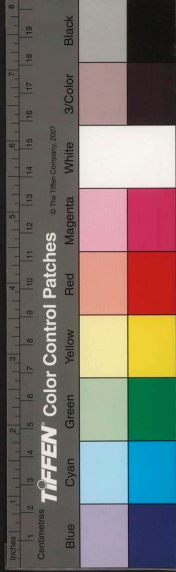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於青州何嘗不奇乎更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於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葢風夜廩廩焉天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詣葛井竈謝玄履履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閣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



嚴屋漏於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還從不傳舍其官始

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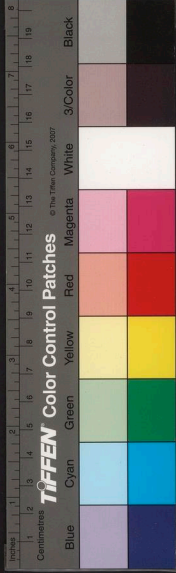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閉藏於音櫃而漏落於誰何手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卒不有杼柚其空婦嘆於室者乎又不有卧牛衣之窶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頃 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 聖明儉德普矣哉

兵防

漢邊郡太守緝銅虎符得自典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也苟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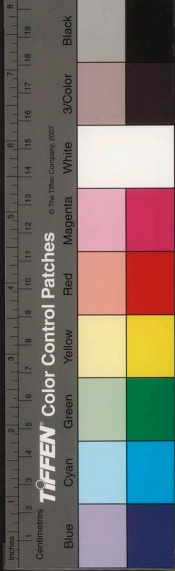
名守與郡司馬持籌而經略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儲糗糒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餉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僞以嫚我乎我松帶江襟泖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兩而桑未病而艾豈總總過計哉志兵防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寧知蘆宮葱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鹽法

善乎管仲之善讀書也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養海富齊之悟門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於塞下而取償於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淇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窘莫能支而姑爲



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重之額而庶乎少救於萬一也志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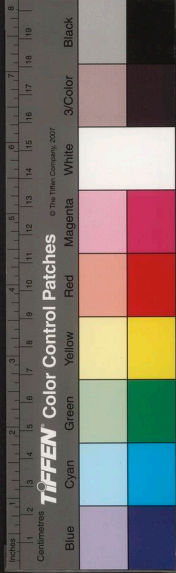
冢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考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冢墓所以記之志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助於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之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然公移公約則悉附於篇中砥俗之旨微矣哉

割股



割股兒孝可涕懷短刀訴上帝親卧床藥不愈股肉
香異常味病霍然神所庇勇猛心震天地將軍頭祖
師臂

寺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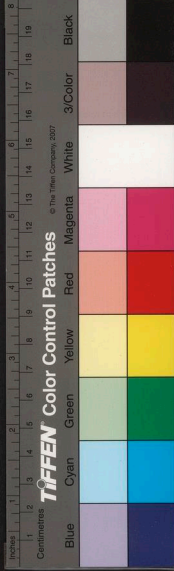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焰天鍾鼓動地獨吾 先師殿
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
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
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第宅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
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
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煙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後
人廣求方幅遑遑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譬之簷
前燕巢雪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誡乃知巢公巢壺
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况居室哉志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摹圖爲粉



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有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撫
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
之君子矣志古蹟

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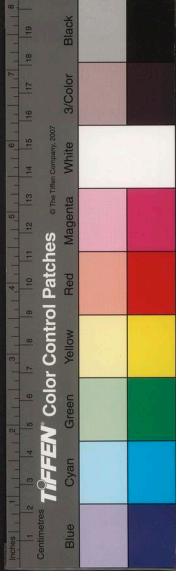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士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
卜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
松有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既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勗願爲劇
縣不願爲臺閣益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
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洪
武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永樂間趙公豫守松
十八年乎 賜勅馳驛請任 賜銅瓜得專擊殺
賜宴午門尚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 皇上出臺
省爲郡守蓋規模 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
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



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圍決我藩也往
自諸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
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
而倭爲甚黨援連結利在盪渠魁首難利在殲鋒焯
猛悍利在挫徵調整糊曰防望星斗察風角曰占脛
聞於天天討不貸是類是馮曰詛伏偵探設間謀曰
詞緩而養之迫而陷之爲賊所乘曰被鬪不得利圍
不得出執不得脫則死之曰殉料理未來綢繆善後
曰弭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物產

郡國物產古今豈有盈縮哉博物者以資閱覽咏物
者以濬巧心志可獨廢乎嗟乎華亭鶴以陸機傳響
蓴鱸以張翰畱名物之幸不幸與士之遇不遇同也
然平原之鶴唳與步兵之蓴菜鱸羹邇年吾鄉似亦
分明矣君請擇於斯二者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
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



陶齋先生集 卷之十三
而壇屋而廟豈叢祠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
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烈順昌爲何如人而葦航笋
輿以迎導之鼓樂繒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卽神
也昔石慶爲齊相則有石相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
公社今得無類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畫苑書評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
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
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世後人朝

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沈璽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
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書苑畫譜告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
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於山
水詠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
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倉廩

入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脩城卽脩倉爲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十三
儲粟計也儲粟卽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
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袵苞桑故卽次城守之後

武職

國家文武竝用如天之有兩曜鳥之有兩翼車之有
兩輪也今縉紳藐忽武臣而武臣亦垂首不復自重
豈知祖宗間關百戰博此一階半級乎介冑生蟻蝨
兜牟生蟬貂顧子孫忠孝樹立如何耳志武職

志逸

顧志采書不百種命彥直購訪以資部乘不惜輕舟
重幣求之幾數千里有餘而星零不及入傳者余與
章青蓮襄爲志逸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
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幾慎言其餘哉昔
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
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志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
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麗雜至此也語云食
梯者不肥况非稊乎志逸雖不廣抑亦稗官家者流
志如左

旌義



漢王符有云竊位之人一旦富貴則皆背親捐舊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謫讒於道前人已敗爭襲之誠可傷也由此觀之錢崗志所載旌義一欸顧文僖何可略而不書余故追補之并前後好義者皆得列名其間使後人聞風興起去鄙去嗇不至爲潛夫論所姗笑亦獎激薄俗之少助也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序

送太史西溪繆公還朝序

賀大叅董公三代恩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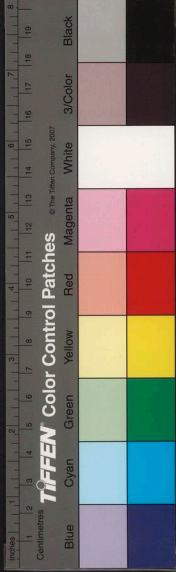
贈閣學機山錢公大拜序

送郡侯禹脩方公入覲序

賀太史楊元章 覃恩榮錫序

賀大中丞徽垣曹公榮膺 特召序

賀天官郎聞玄朱公奏滿恩榮序



漢王符有云竊位之人一旦富貴則皆背親捐舊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謫讞於道前人已敗爭襲之誠可傷也由此觀之錢崗志所載旌義一欸顧文僖何可略而不書余故追補之并前後好義者皆得列名其間使後人聞風興起去鄙去嗇不至爲潛夫論所姗笑亦獎激薄俗之少助也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序

送太史西溪繆公還朝序

賀大叅董公三代恩榮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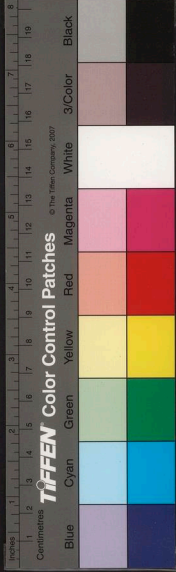
贈閣學機山錢公大拜序

送郡侯禹脩方公入覲序

賀太史楊元章 覃恩榮錫序

賀大中丞徽垣曹公榮膺 特召序

賀天官郎聞玄朱公奏滿恩榮序



賀鹿城游初朱公特簡編修序

賀福建大中丞二太南公盪平紅夷敘

賀大中丞石帆解公六年榮滿序

賀郡李銘韞王公應召序

賀大中丞簡吾徐公四品榮滿序

賀蘓松兵憲綱庵張公加銜序

賀青浦具山鄭侯榮封父母序

賀揚郡司理樸所林公三載榮封序

賀崑邑侯葉行可花朝壽誕序

目次終

陳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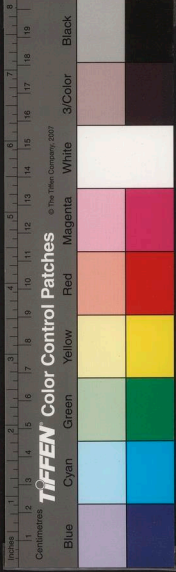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送太史西溪繆公還朝序

初繆先生精於經術海內誦法其言如百年老尊宿

既通籍中秘尚未五十投箋乞歸雖在衙門其名猶

出公輔之右頃當事者敦迫勸駕公慨然嘆曰新



天子纂服訪落之初吾曹可以出而仕矣當天啓改
元公春秋甫六十其精鬼神采徒丈夫也恂恂隸隸
退然猶寒書生陳子嘗見之於江陰曰斯固古之狷
者歟已而嘆曰狷不足以盡之異人之心深真人之
息踵蓋至靜者歟夫廟堂之上其暴虎馮河易見山
林之中其暴虎馮河難知惟謀與懼行藏之大權大
量也而轉移權量則無若主靜者可以久而無弊不
靜而懼爲異儒爲周章不靜而謀爲翁詵爲嚙啗啗
安曰谷桓温在時吾輩懼不全孔明曰苟全性命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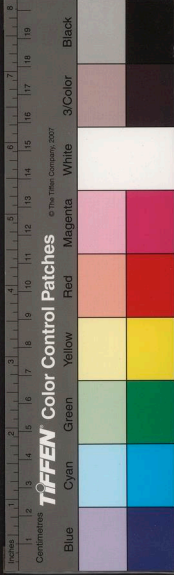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彼二公者將畢身於東山南
陽之間無意人間世矣其後談笑而成江左之偏安
艱危而定三分之霸業此雖得之謀懼而實得之靜
中之力居多也繆先生爲秀才時遠近負笈歸之者
如子夏之在西河文中之在河汾門人弟子皎皎皆
將相才比近家居絕口不及時事凡談學談兵談藝
與夫人才之良楛物情之向背悉付之唯唯否否雖
少時髫鬢以及故所受業子弟門人無毫髮得窺其
際非天下之至靜者其孰能與於斯惟靜故有眼如



乘四望之車游于五衢之市惟靜故有膽如駕萬斛之艦下於三峽之湍惟靜故有識如操夏鼎秦圖懸於神奸鬼魅之藪有不謀謀則聖賢之大中至正有不懼懼則英雄之惕厲戰兢公六十之涵養至此行藏何足以絆公哉之行也集思廣益其將爲孔明乎鎮以和靖弘以大綱其將爲謝安石乎公閉門靜照皆已饒爲之無所事督道人祝矣

賀大叅董公三代恩榮敘

吾郡董氏多名公巨卿氣節文章項背相望而仲鳴公嫺經術每試傑出曹輩上卽思翁宗伯亦且目屬心偉之曰此吾家衣鉢中人也困公車不售志未嘗少衰日手一編課兒指有仲曰王良林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有仲雖年少蹴踖詞場總于山立方弱冠成進士仲鳴公遂擲青衫不應舉迎養官舍中有仲刺開州當遼左徵師部署材官良家子負餼糧磨劔架赴之無頃刻休沐暇賴公居中操管鑰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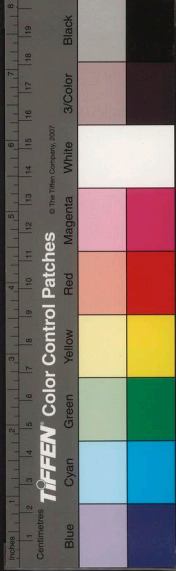
西卷之八
老稚無片語出鈴閣間亦絕無片紙指取民間一薪
一粒家人饑且啼勿顧也已有仲召爲司馬郎曉暢
軍實通敏精明有小范甲兵之號適聞寇陸梁拜璋
南道公送之出境慷慨洒酒而別言不及私至則武
平流賊掠地攻城烽火震於遠邇督府檄諸路兵討
之率恒怖觀望莫敢應有仲朝聞夕發擐甲冒胄率
孤軍前驅直抵寇穴中搗其四巢虜其驍將其他甲
仗牛馬無算鄭芝龍窘求撫具揭於泉紳泉紳亦具
箋於當路曰招撫便是役也大較勦爲實撫爲權有

璋之實勦於前乃可許泉之權撫於後而有仲猶且
嚴爲之約曰輸兵餉以贖愆散逆黨以明順戈船盡
補舊寨酋落俱藉編民降一人而無復有他人効尤
撫始堅否則勦無赦方略已定海漸清氛督府惟有
仲爲首功而有仲不任也卽移文乞休曰臣疲矣請
賜萬死一生之身挈而還之臣父初賊勢披猖音書
隔絕者幾半葦仲鳴公憂形於色已聞有仲戰勝而
武探賊膽沃酒飲之分灑以勞諸將士笑曰兒書生
伊氣乃勝我又聞有仲束裝武林遣一介告歸信公



又笑曰功名之際人情難處勦撫之際議論難調兒
歸乎伊識又勝我父子相見抱持泣復抱持相慶笑
失聲而喜可知也當有仲督兵漳南主勦不主撫直
取鄭芝龍於釜魚檻獸中似咄嗟談笑事刻日敘賞
飲至之爵可進公上方賜幣可衣公閩人之謳吟從
征將吏之歌凱可以頌禱公而有仲顧爲此不爲彼
嘻其意念深遠矣昔者有仲爲州大夫爲小司馬嘗
邀 天子之章服跽而陳之父前今漳南奏滿綸綵
又及三代矣宣力疆圉以報 君忠也承歡子舍以

報親孝也忠孝兩全身名俱泰人間吉祥善事更復
有加於仲鳴有仲者平陟岵之詩曰嗟余子行役尚
慎旃哉繇來無止請歌以壽仲鳴李太白之詩曰功
成不受賞長嘯歸田廬請歌以壽有仲若夫領節鎮
握中樞此是漳南道故物直撥之而已今日置弗問
也



贈閣學機山錢公大拜序

今上焚香告帝卜六相於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錢公應之矣往公侍神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祝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衮襖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雖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子一言之贈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咎王文成告楊邃翁云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



其情擴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
非相臣之大根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
潔自好未嘗先容於許史厚援於金張援自宸衷
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卽日榜示司闈四方士大
夫遣賀者納牘反壁秋毫莫敢潤公皆及途望廬而
返根本旣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
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於鮑叔曰
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而後乃發於王文成文

成恨瑾熠甚張相非權不能克亂今上奪威福之
柄於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於
稱功頌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政時者不敢權亦不
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
約助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皇上之平康
以公之清鑒助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皇
上之兢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謨哉
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
者有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織嗇不近情之謂也清



於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
童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
之金鍾離意之珠璣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
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 上嘆曰
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
事真 堯舜曷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跡雙清亞
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薑桂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
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
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

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公已預定於文正秀才之時
武侯初出南陽之日矣况 上且駢除穢濁以待公
乎人種而我獲之猶曰人所貽也 皇上獲之而公
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
也



送郡侯禹修方公入覲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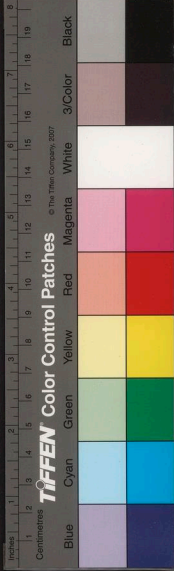
松郡侯禹脩方公當天啓時爲邊郡璫駸方熾公謝
病不謁祠不書贊特以其清譽儉德爲衆所推璫無
能難之已守吾松聞者曰此曩時強項郎恐其難事
公下車來雖清風透膽而自覺善氣迎人垂六年如
一日也前庚午上計留覲而止頃癸酉又屆朝 天
之期五技鄉三老復請如前兩臺堅留之公不可先
發歸裝出出則敗牘殘笥零星如槁葉三五舍人兒
繭帽鶉衣幾不免饑寒之色父老笑曰薦紳出泰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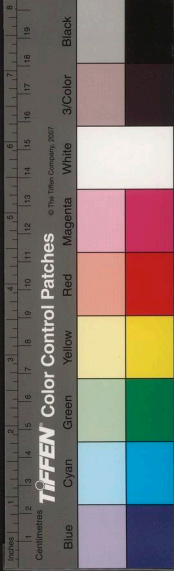
流歸而捆載如賈客者何限今方公乃若此可異也
行之日有抱刻像者有列牌位於市肆旁燃楮點燭
者有獻明鏡清水者有反袂而拭涕者有執香前導
者有買舟啣尾追送百里外者公何以得此於松之
人哉曰廉故也公笑曰守官廉與女守貞等耳往松
稱巖郡自困於遼左之增餼增兵再困於未申之大
水大旱尋又困搜括困加派困抽扣困預借困八年
之索逋零雜之考成而松人焦然矣公謂小廉曲謹
以此養望獵虛聲則可以此救焚拯溺則不可故賦

役搜求其始末踐更察視其痛苦出納斟酌其緩急
荒熟稽核其耗登凡城隍樓櫓伍符戎器以及鬻舍
橋梁之類凡可爲士民將吏造福者寢不熟食不甘
甚則躬行相視必期無憾而後即安又餼諸生續修
百二十年郡志而橐無秋毫餘俸矣老子曰田甚蕪
倉甚虛盜之竿也公爲濬川爲築圩爲儲義田萬石
之粟瀕行矣簸之揚之如故也管仲曰衰世若有餘
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公爲擒博徒擒無賴
惡少年擒叛奴豪僕瀕行矣束之縛之鞭之管之如



故也蓋倉有餘粟乃可以賑饑可以應卒郡無橫民
乃可以建威銷萌可以防微杜漸公爲松人慮甚危
甚遠非鬮髮數米亦非忿疾於頑之謂也大抵保甲
之法能行於江北而不能行於江南踈節濶目但當
行於太平之時而不當行於強弱凌衆暴寡之世况
吏墨者膽必怯人餓者色必悍處置一失宜市有虎
雷有蛟激而揭竿激而椎豕又激而燔人揚灰如義
興遂安諸不逞之狀其漸豈可長也自方公在事曾
有持片昏宣索民間一市物者乎曾有倚聲勢漁細

民如羣犬之狺骨鷲鳥之攫肉者乎曾有元憝巨惡
麗三尺法投咫尺書而倖脫吞舟於漏網者乎或曰
公曷不爲巨室計余曰公邊郎時目無魏璫而何有
於豪右或曰曷不爲功名計余曰公六年太守銅帶
垂腰而何有於叅罰試讀公著是政編願與賢士大
夫禮教彬彬而不願以沾沾廉吏自喜則公之學問
弘且毅矣德業悠且遠矣生祠七尺能言碑弗能竟
矣雖然今天下屈指公卓異第一吏部當援陸五臺
太宰例特請錫宴 御門激濁揚清以風有位無久



陔菴先生集 卷之十四
置公於勞薪之中積薪之下若爾爾者儒率先竹馬
從舊時郊迎處再拜而迎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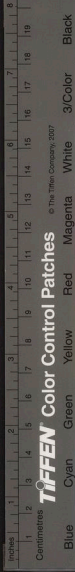
賀太史楊元章 覃恩榮錫叙

太史楊元章忤璫里居不踰歲 賜環充展書官典
誥勅直起居注以 冊立覃恩晉階石閭公奉政大
夫協政庶尹妣贈宜人元章稽首望 闕謝因捧
制詞告家廟焚其副於墓前遠近侈爲鄉邦盛事是
不可以無述往石閭公爲孝廉時恢岸自喜絕不問
家人產貧滋甚而好與余楊托古今孤檠短榻儼焉
長嘆曰昔有負相人術者謂余當作木天貴人却立
不敢當而愛渠徐翁則笑曰寧止是君家德澤長將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十四 十一
世世絲綸不絕吾以南谷公墓法決之矣余應曰富
貴豈有嘗第需忍以待壬辰成進士楚中鄉大澤讀
其論策推轂不容口選庶嘗昂昂如鷄羣鶴四方謁
文者輻輳不遑給輒屬元章具草顧而喜曰禁林衣
鉢當屬此兒而元章於帖括外縱心於六藝百家講
求經世大學問鐘浮華洵疾遽其所養日造于高明
淳實矣乙丑得第入館中丁卯逆璫勢張甚以獎勅
索書堅拒不應璫墜入骨削籍歸會 聖主登極召
復故官器度吐納確然異日黑頭公也頃東事告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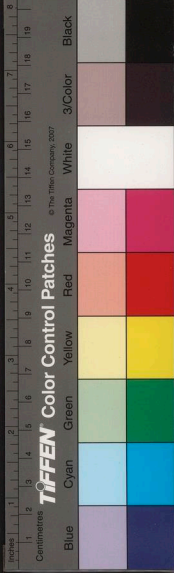
元章上政府及御史大夫書論夷情兵事鑿鑿中窾
其他顯爭密規處甚多秘不得聞即此一腔忠赤正
與石間公論朝鮮援帥同論江南亂萌同元章非獨
得父識且得父膽矣夫國家之病病在有唯唯無謬
謬雖軍國大事莫肯披肝露肺直陳於 明主之前
今元章能昌言於執政大臣則他日必能理奪 明
主可知也管呂蒙正爲相遇事數陳上嘉其無隱又
謂畢士安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詳閱邊奏當其
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此宋朝故事



頗切於 皇明相暮元章豈有意乎余嘗告元章云
凡翰林既至宰相一味清未至宰相一味靜今日之
無動正爲他日之無隱地也守此四言以報 君親
國積家慶方將邇三代而上之寧止今日之榮施禰
廟而已哉元章曰善請書諸紳以詔我子時霖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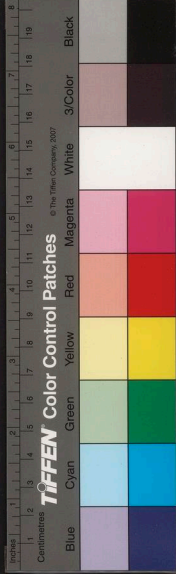
賀大中丞薇垣曹公榮膺 特召序

皇上獨攬乾綱高懸離炤即有不時 召對非三事
九列臺省則入覲藩臬諸大夫史官簪筆而隨之以
記言動而曾未有 特旨宣召撫臣于三千里外者
自江南大中丞曹公始蓋崇禎辛未夏四月事也禮
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
不俟車而况英明神武之 君不以節召公而以
密旨召公此 君臣曠世竒遇即親臣大臣莫敢望
也公家雙節見於表宅功名見於蕩妖世篤忠貞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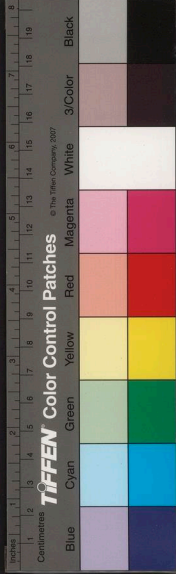
具于撫吳奏疏而艱難更有百倍于曩昔者公所轄巖郡壯邑長江大海號稱煩劇富庶旣困於遼左之徵師增餼再困於子丑之水旱頗仍今又困搜括困設處困抽扣預借而吳人焦然喪其樂生之心公視百姓如失乳兒縣官如無米婦調停於舊逋新賦間而以催科兼撫字東南財賦之藪累重如山弊深似海公下車先陳六弊已又直陳史胥之四蠹有司之四病釐剔一十二款手訂全書俾綜核者絲粒皆歸之國裁減者纖毫盡還之民京軍援卒懸釜待炊公

講求漕務扼要於回空一着挽遲爲速又挽今歲之遲而救來歲之遲飛檄趣之令箭督之及春啣尾而進矣 君父焦勞公義不顧家築土塞門置五子於度外誓師飲血冒雪渡江奉 旨撤回始敢解甲而又獻贖賑勸輸助爲修邊築臺費補亡羊防突豕爲力殊難自來閩寇縱橫浙直幾震隣矣公發檄東巡錄劉河徧歷沿海諸要害崇明彈丸一小邑二百餘年不聞有大中丞按部而公獨移麾蓋節鉞臨之訓詰戎行問民疾苦械大憝元惡以歸老稚歡歌鯨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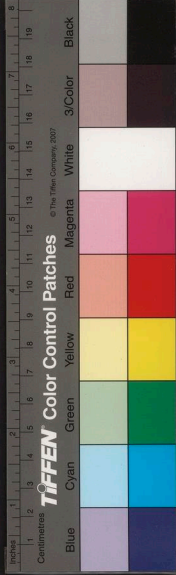
偃息今夏清和又復視師松郡循海浮江所至皆節
省鎮靜未朞月而 召對之旨下矣公狀貌魁梧具
堂堂大人相而議論復英偉明辯有倫有脊有首有
尾 至上一見公必且喜見 天顏親聆 天語如
唐文皇之驛召馬周宋真宗之召王曾恨相見晚有
如問江南何狀賦至於無可加役至於無可代指陳
民力艱難必盡傾其曲折而後已若因遼左而旁及
九鎮六曹之情形正類家人父子熟談家常巨細事
橫說豎說無之而非真精神所流出也豈揣摩掇拾

始取一時之應對者耶管魏武徵劉曄并蔣濟胡質
等五人濟質等每駐亭舍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
進退彼我虛實之數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
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得而學乎今公之精神日
與 堯舜不世出之主久相灌注不徇情面不避勞
怨不通筐篚 上所知功雖早達而鬚髮類早衰又
上所憫也何懼何疑直爲 聖天子盡言無諱豈非
千古一快事哉驅車亟行 上且闕總章待之久矣



賀天官郎聞玄朱公奏滿恩榮敘

唐書太微五帝星座後有十五星曰郎位吏部選曹
應之歲終令天下郡邑上會計郎官起草立議廢置
可否太宰受成於選曹之手銓覈厥事居官繇選郎
拔進如楚金百鍊顏弓六鈞唯歷試而後老其長駕
遠馭之才投大遺艱之識如吏部聞玄朱公是已朱
氏居春申浦之閔行鎮稱耕讀世家聞玄蚤失侍奉
母唐夫人以居事無鉅細必咨稟關決而後行有鮮
繒美好飲食必與配呂氏手調鞞捧以進唐母曰吾安



所事此但願兒閉鍵下帷聲名部發以慰汝父於九
原耳公唯唯受教矢力於古今文繇選貢中順天鄉
試第六甲戊雋南宮官刑曹曹中多大獄爰書山積
不可問 主上如神龍不可馴喜怒又不可測識公
壹以易簡平恕衷之禁獄卒之橫邀賄僦屋之苛索
錢立石以示永釐士大夫歡聲如雷謂于定國徐有
功復出也 天子聞而嘉之特授吏部主事賀者輻
輳公且怖且謝曰人願過豐物望難滿惟有守心如
城守口如瓶守朝廷之功令如履薄臨水以聽冢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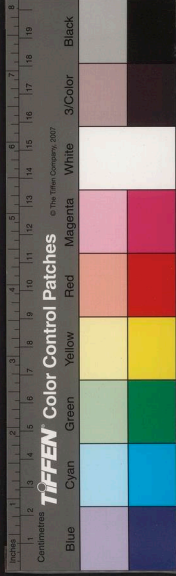
同寅權衡國是而已三載奏績 敕贈父又玄如其
官封母唐氏配呂氏爲安人呂氏恭儉借福飯蔬澆
衣獨不吝橐中裝製冠帔跽而進姑率兒上觴羅拜
膝下唐安人笑而解頤退則潔蠲掃祠告於又玄先
生之靈羔鴈牛酒填溢新居三烟六戚以及鄉閭老
稚攀肩擁項而來觀者美可知也夫此特見公始進
之顯揚耳若其清白之譽聲聞於天 上且虛少宰
太宰之席以待公坐綜叙羣僚帥師庶府上以慰
聖主求賢若渴之心下以滌朝野望氣占風趨躡走



賦之惡俗此在聞玄斗杓一轉移間耳王戎裴楷古
今人豈相遠哉

賀鹿城游初朱公特簡編修序

國初元勳宿將鴻碩鉅儒皆布滿巖廊郡國間隨取
隨用隨用隨效比時不患無才嘗慮其年老而後無
以繼故洪武十八年進士釋褐者有庶嘗之選名曰
儲養相才而於累朝之掌故四方之艱難猶未研習
而綜練之也 皇上慎用詞臣不論京省必擇郡司
理縣令之卓異有聲者選拔之謂其歷郡縣久習知
吏治民風召入顧問必詳明試之理煩剗劇禦侮克
亂有確然定畫於胸中以紓 宵旰之焦勞者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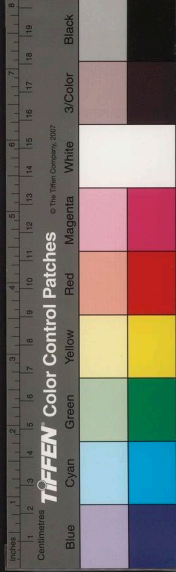


於用賢不暇待其儲養於數十年後始加以不次擢也今鹿城游初朱公實其人焉公起家饒州司理攝南昌南安建昌九江并樂平鄱陽諸篆其鞠讞牒詳覈錢穀細勘盜神剔弊督徵督敏而不苛葺造緩而不傷察治寬而不漏吏民有以四實謠者駕熟就輕風清弊絕公直在職言職已耳何敢望本天貴人一尺地哉乃吏蹟鄉評輻輳而歸之如出一口旣拜新命處之澹然痺屋石田無異寒畯而不以清約驕人博涉經史曉暢法令而不以學問凌人閉鍵下帷遠

嫌避熱而不屑借援於金張分岐於牛李以速化先人蓋其識趣光明踐履堅定自理郡國時已然自此輪直麟臺橫經虎幄酌時務郵民艱談九鎮如百陳部六曹於指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特慎溫室之樹而已近者爰立五相四出外曹蓋皇上事以

肅皇帝爲法 肅皇帝神聖聰明以冲齡入繼大

統顧視羣工鮮所當旨惟張永嘉有學有膽任怨任勞議論必解頤精神必透骨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才柱三事大夫之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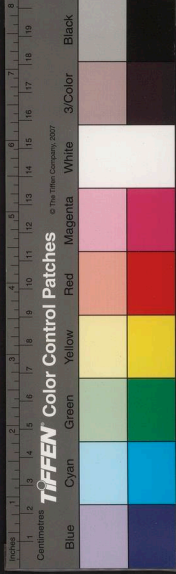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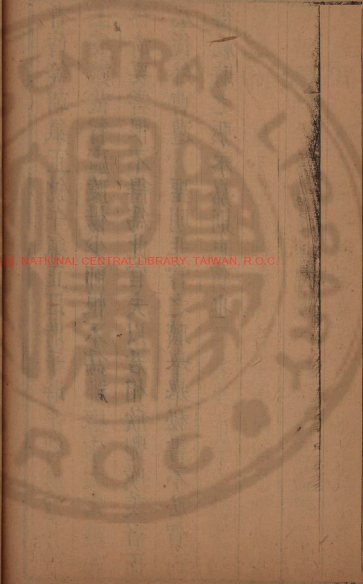
亦大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入劉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 肅皇帝不倚永嘉而誰倚也永嘉不在議禮在救時今京師父老及禁中白頭舊宮監猶能談說之而 皇上亦時時拊髀有生不同時之嘆故倣嘉靖例以卿寺而入綸扉以郡縣吏而登之秘書省實望有張永嘉者出而救時耳其游初朱公乎朱公有永嘉之才而又兼吳中諸先輩之相德相度譬若長松大栢擎日月滋雨露飽風霜即造物亦若默爲之呵護其人未老而老其才以待堂廟柱國之用與

耆舊等朝氣正銳午氣正旺時乎時乎縛虜寇於堂上奚難哉魯廬陵楊少師恨不爲郡縣宋太宗美翰林清要嘗恨不得爲此官夫以君相欣艷嘆羨者而公從外曹遭 聖明非嘗之曠舉舉秘書不必賀而得救時之張永嘉則真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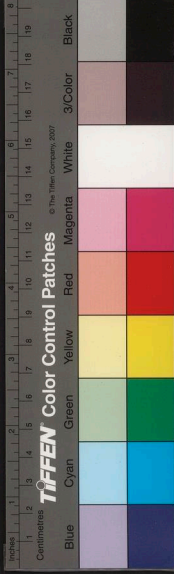
賀福建大中丞二太南公盪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賚獻琛
罔敢有越厥志自遼黔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
節鎮閩中深惟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
與吏氓休息會紅夷鈔暴海上勢難復遑天誅公曰
此夷高準彊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古人
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劫旅城城
澎湖者三載於茲福興章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
說士傳諭旋公旋來觀井負嶼築鰲自若蓋夷所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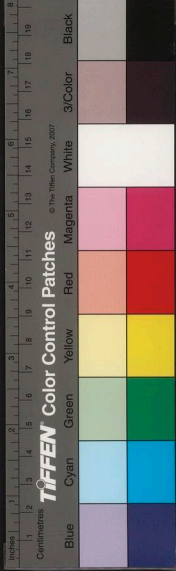
者有三一曰巍艦其高如山其驚海道如地一日巨
鉞長丈有咫能毒人於二十里外一日堅城城則孤
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
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
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嬰雛視我度不
能出沒風濤探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
遣燦貴等責書至獻番鏡夷島獻珊瑚明珠公笑曰
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
乎焚賄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抗

我師公密授諸將吏方畧鈞致二夷艦焚其一燬其
半尙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第妖黨雖殄寇
穴尙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
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噪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
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駭動靜而今
遊兵尾擊之犁沈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
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
火器以擾其營啣枚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
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



緩師請墮城請還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
羈縻而高文律未毀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
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
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
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讖者曰古戎夷不恭則
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卽水西東省具有近事械送
闕廷况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澳夷相望有日本暹
羅琉球諸國伺釁觀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
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 天子御門告一廟

優詔敘勲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
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
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
提桴鼓則祖逖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鳥巢兵法
所謂以水攻者強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
也兵餉甲仗蒙衝遊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
官金錢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
賂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
勿追談笑指麾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



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於前中丞商公直
指蔣公辭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
有其功并不有其名華胄剛經百鍊氣備四時遠
夷憚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獫狁
於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
帥勸勞臣而雅非公志也特敘公之憂勤機畧如此
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大中丞石帆解公六年榮滿序

自古天子將將而今以將將之權寄之大司馬大司
馬又寄之尚書職方郎凡總鎮叅遊而下皆偏裨非
大將軍也大將者督撫大中丞是已推擇大中丞莫
若銓與樞共衷之孰優於文孰優於武孰宜於邊孰
宜於腹孰文武兼資孰邊腹可以互換爲地擇官必
剖破向來故局而後快其賢能屬吏無事或用之扼
要有事或用之從征即古道將郡將州將也許大中
丞奏請以聞如此則 天子將將之法一新呼吸無



所不靈縱送磬控無所不如意若解公六年久任就
熟路駕輕車王良造父無留行矣吾嘗讀李文定公
奏議論黃河論海運及高家堰永平城諸記皆鑿鑿
經國遠猷推太平宰相第一濟濟象賢名世輩出而
解公兄弟三鳳齊飛多得之李氏外家學問正如李
藥師之有韓擒虎也公練達民義朝章及物情苑枯
向背之故能歷指諸掌上而靜嘿無言聲類至人有
道者昔在省中上 國本東事疏最謇諤有聲開府
江右適陳凌二寇從粵中突掠南贛上遊剿焚暴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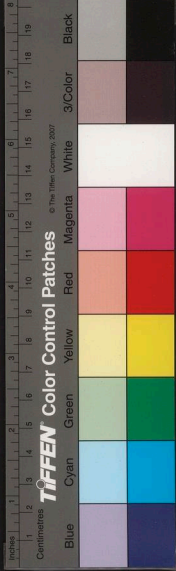
公免胄入南昌議兵事未幾遂有黃牛峒之捷 上

大喜賚金幣仍於奏滿後再加封蔭如初晉少司馬
而公三讓不敢當乞休愈急 上曰江閩未可輕動

則 聖明胷中注眷一解中丞久矣俄遭大侵無賴
生心公下今日曰饑民必救亂民必法賑粟煮糜甫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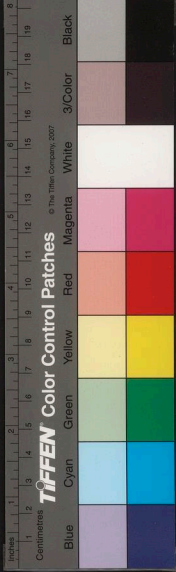
定疊而旱魃又告虐矣公率吏民步禱雨澤沛然四
境歌有秋焉即有巨寇呂瘦子犯九江妖寇張普微

犯江閩楚寇劉新宇李荆楚犯湖南每一戍兵遙望
公旗幟麾蓋皆咋舌相謂曰而不聞粵中陳萬銓輩



耶撼樹蜉蝣膏釜何益於是且遁且伏誅節經幕府
題敘業報可旦晚有殊尤之擢矣豫章環三江帶五
湖控荆楚引甌越稱東南一大都會而公節鎮六年
於茲調御宗藩崇尚理學部署王客之兵節省新舊
之餉師旅饑饉叢至而沓來不先事張皇不後事冗
挫氣定神閑有緩帶輕裘綸巾羽扇之遺意名雖腹
撫實邊撫也家在揚州而江右正當揚州斗分之域
名雖總管節度使實家督也 王上重公無欲察公
無黨不日轉拜大司馬大冢宰翊贊 聖天子將將

之權盜寇殲夷惟方叔召虎是賴出而將入而相承
貽太平無疆之祚李文定揆席正是公坐加銜久任
豈足以報哉



西晉公外生集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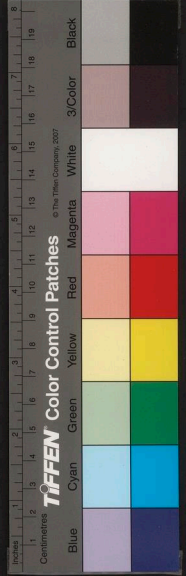
豈足以時哉

魏大平無讓多祚李文式發詔五县公坐賦資入計
之對豈容憲夷對式賦吾冀其陳出而謀入而時未

賀郡李銘韞王公應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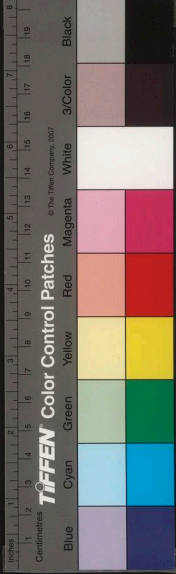
銘韞王公理松郡五載餘卓異之績升聞於朝下尺
一將徵拜為諫官脂車將行而郡司馬司農曰公吾
儕導師也去則疇手足衛我疇金湯護我於是徵言
不佞以代祝轅祝輶之役余惟李刑官也於八卦為
筮於四時為秋臺察以耳目寄之諸同寅以翼齒借
之苟稍立械數以苛轅見竒無論民且屏足立槁挺
箒間即二三大夫其不引避于齒牙鱗甲之外者幾
希矣公所治去鄉近便習其水土首謝竿牘次謝親

東晉公外生集卷之十四 三十五 應召序一



戚故人賓客大約以無欲害人之心推之以行所無
事之意平居坐郡朝肅如神明從容談笑左右噤不
敢發一聲膠牽屏足奉行文書而止孤嫠有控於公
者循膝攀案使嘔所欲言而止上官以盤錯檄公不
耽延歲月不膠粘成案如情實而止白徒惡少年倚
借勢家飛而食人者公榆治之圍繫之必落其爪牙
角距而止甲子大潦粟價翔踴流殍載塗公請折十
分之三富民不閉庾饑民不掠市而止漕撫淮兌之
議與公方調停於當路得中寢而止其他如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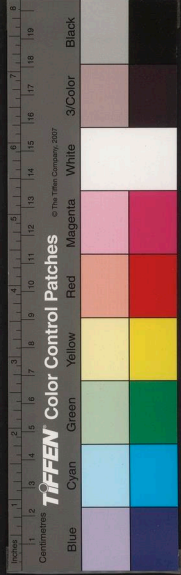
建祠公與錢公密議不發官帑不役里夫不肯責巨
室不勒助薦紳不損民間一椽廬一坏土逮其最無
良者下之獄又面集師生於學宮鳴鼓以攻其罪聲
臯陶三尺之法洗孔廟千百年之羞是皆在未奉拆
毀 明旨以前尤見公學術光大寓教化於刑罰中
非尋嘗名法家可比肩論也吾松譬若鼎然郡守相
爲幕三邑爲足兩丞兩倅爲耳司理則卨之腹也腹
無所不受亦無所不調受則使公之量弘調則覺公
之心苦執此理天下與理一郡豈甚相遠乎王公笑



曰金耳玉鉉僕非所敢任吾愛吾鼎則請與中外士大夫共勉之以襄 聖天子鼎新太平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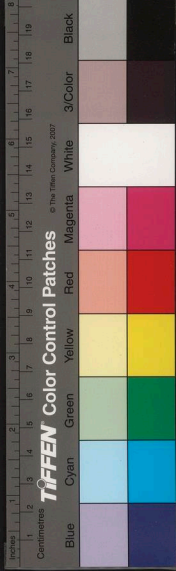
賀大中丞簡吾徐公四品榮滿敘

我吳大中丞遙遙由臺省積資望以鎮茲土獨我師徐公由松司理起家僅擢南曹郎垂三十年而拜江南節鉞之賜吳人聞公命額手走相告皆嘖嘖嘆以為難而不佞某且謂公之難有更進是者往公之理我松也治行推第一同官皆賜環蒙顯擢而公得南司農以去其望臺省則甚難當兩大相鄉不以私徇亦不以私請則甚難瘦驢短褐躑躅冷曹無幾微速化意則甚難出守安慶以異政聞非有根抵之容而



得卿寺之擢則甚難卿寺十餘年資高望重而督撫推乃下則甚難下車未久以限田平役請上俞旨最溫而部覆亦最急則甚難四郡之州邑大夫不三月告成事其清花詭田至四百萬餘畝則甚難行法在久玩積弛之後而得旨又在章奏畱中之時則甚難役平矣一切與民休息則甚難新舊之歲逋不敢緩以顯檄之羣吏亦不忍以私請之司農則甚難去官市省公費汰冗役核虛伍則甚難關譏之美征郡邑之贖緩毫髮無指取文武將吏不能以私喜怒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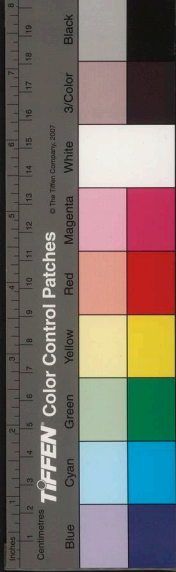
公私嘖笑媚公則甚難賢者推轂之不使之知其不逮者抽揚其小善而覆露其隱過則甚難是數難者其徑途有夷險遇合有巧拙而其一生之學問事業則半得之南中自公爲南曹日與鄒南阜諸君子以骨幹相高心曰淡識曰沉膽力日苦硬目力日清徹凡物情之反覆宦味之菑枯以至四方人才之賢不肖公雖不言而衡鑒略不爽毫髮木落而碩果實水落而天根見蓋公之得力南中者如此頃者領中丞節來撫江南不特公習吳吳亦習公不特上以公



賜吳卽天亦以吳賜公吳人戴福星而沐甘雨壹似
有夙緣在焉無論薄海內卽四郡以外不得而仰望
公也昔者周文襄開府此中惟四郡日與公相馴文
襄鄉視其阡陌子弟父兄視其老稚越十八載始解
鎮今公由罔輟以及中丞甫奏四品滿并州在事而
忽起望雲愛日之思幸 上且不報度必以文襄例
處公 壘書增秩使長庇我吳以竟公之所難者方
自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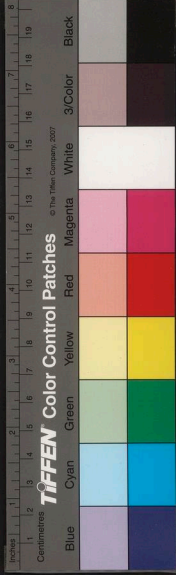
賀蘇松兵憲綱菴張公加銜敘

數年來丹徒尹推蜀中綱菴張公丹陽尹推閩中東
里王公二公當京口巖邑輪蹄輻輳不絕而皆有惠
政又能調御士大夫無左右袒民到於今稱之王公
擢省垣旋上書請歸養今已拜通政使而張公以司
空郎董 陵工出叅徽寧吳人謳歌思慕之與王公
同未幾勅兵東吳士民將吏走相告惟恐換節以去
至是晉銜大方伯勅兵如故吾松郡邑長額手稱慶
得長私公因徵不佞文以賀夫天下有吏治郡邑是



也有察吏之吏監司是也周以六計考課漢以六條舉刺而其綜核則全操於監司之手主爵臺使者實憑藉焉而吳監司之難爲尤甚往者吳號稱朝廷外府今頗告訕一困於子丑水旱之類仍再困於遼左大工之增饗無賦可加無金錢可抽扣搜括而部檄且風雨下輕則鑄重則視自公示意郡邑長用一緩二暮四朝三催科與撫字竝行而民始不病於財賦漕粟後期於是淮兌之議興浙中客船相戒莫敢前粟踴民禱計莫知所出公與兩臺蒿心計議飛書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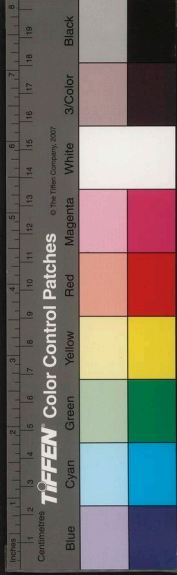
牒於當路如救湯火而四郡獨幸免鄉賦長始不病於淮漕客歲吳門緹騎之變突起倉卒公以彈壓寓調停旣伸三尺之法又開一面之網而士民始不病於驚疑騷動此公之大有造於我吳也余嘗嘆三事大夫處輦轂之下無官不難惟外吏差可少全而不意膠葛盤錯之苦叢集於吳而吳又偏集於公公起家丹徒嫻習吳民水土叅伍調停能使文武將吏精心奉職肅吏治而張軍聲一切險者平陂者復吳安足以難公哉公官工曹久節省 陵工以鉅萬計宮



兩公集卷之十四
府久服其清而公未嘗分毫覬速化希峻遷及是兵
使者又能以行無所事之心輔之以不令人喜不令
人怒之意故方伯晉銜朝請夕下夫亦其玄淡清恬
寬大顯信有以素孚於朝野視聽也繇此以往望重
資深賜鉞分閫將造福於江南千里金湯百城圖畫
豈特吾松郡邑長人人倚爲導師而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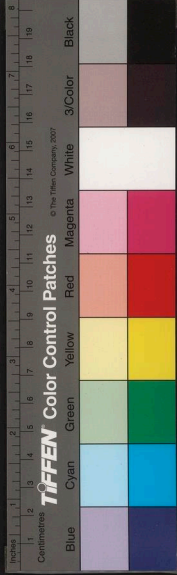
賀青浦其山鄭侯榮封父母敘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
又迎 封典至白哲朱衣摺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
笳鼓而前導之觀者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
可及也使君少年令能驚憚悍奴老吏又能悚服士
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顧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
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蘇長公之
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
隸勾攝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



贖暖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徵賦以新舊熟荒爲等
差使者之厨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其他文
學孝秀以稭奏爲從容談說理解而暇則篝燈讀書
卽嚴寒奇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闢自靈自異
不隨世笑啼其識度冲夷絕無恢浮鑣岸不下人之
色操此治邑積而至 upper 考以疏榮其親度何難者
而交口豔美之何也夫國家設封爵鼓舞忠孝內外
吏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
不獲請或臺剡薦而中兀之不獲請或遷除驟而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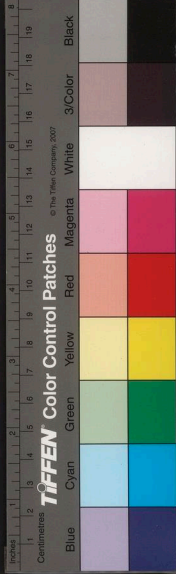
於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
人所難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
先此皆同籍東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上袞
僵僕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於宮府外
恐見誅於少年此爲親地乎抑隱忍爲子孫丐蔭地
乎夫子而孫孫而至於耳孫謂目不得見而耳聞之
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人何如鄭使
君及身而榮父母又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綸三
釜養百拜而庭獻之爲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蒺藜



陳看公先生集卷之十四
不生鷓臯不至今我青谿之治何如僑而遂張美言
見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
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於末路國手審於收
局松柏撐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於使
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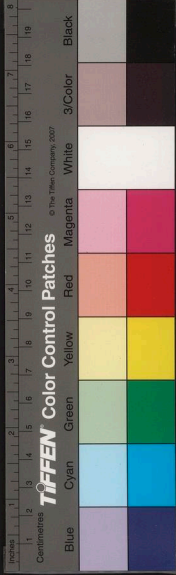
賀揚郡司理樸所林公三載榮封敘

同安樸所林公理於揚三載績告成臺使者上牒司
封氏其辭甚媿士民輿有誦東西往來於境下者口
有碑而吳子長卿曰某於公有國士特達之感義不
能無言且公方拜膺贊冊榮施於禰廟其爲慶孰大
敢徵言於吾子余昔者讀周密志雅堂雜抄而心奇
之其言曰揚州牛女之分於象爲天市垣天市者國
市聚而交易之所其星三十有六貫索九星附之夫
財聚則爭爭則鬪鬪則訟是案牘之所叢出也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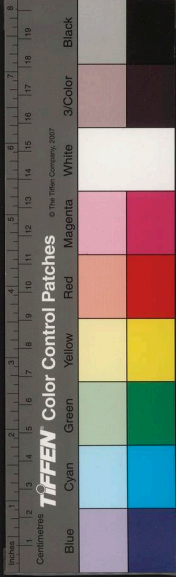


年後而天市爲政斗牛之墟騷然矣比數歲而其言始稍驗則權稅是也而况壯郡當江介漕艦之膠葛鹽盜之芴午中官之橈權軌法皆出人意表外司理之難視令且十倍維揚司理之難視他郡理又數十倍而林公獨曰是無能難我蓋難在無欲害人與行所無事耳夫司理之夢覺關廼生人之人鬼關也人鑿空好訟吾則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匱不膠成案不峻爲詞色加於孤發使得循膝攀案嘔所言而止而公不市威也公御左右

嚴局鏘慎輦笑吏無所窺矚而訟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察也公出則劾郡就之質成人則所部倚之聽直案無畱牘獄無滯囚而公不市才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否則覆露湔洗唯恐後事寢而終諱之公不市權也憐才好士談論經術滾滾無倦容而游宦之尺一賈人之手扳無敢有纖毫濶公者而公不市峻也公攝通州掃刁悍之俗清積穢之實再理鹽筴立却恒例三千金而公不市廉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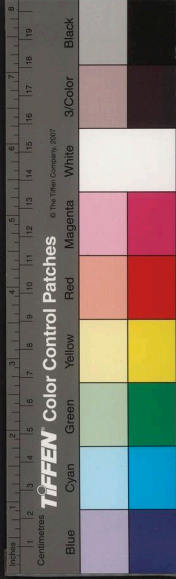


之心非窺矚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
爲人上必操下如束濕太史公蓋嘗歎之公惟名心
淡故神安而氣閑法平而訟簡不惟自處無事而且
能使人無事不惟不使士大夫知而且不欲使當路
要人知之然而桃李不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
信爲畏友豪賈拱手而信公爲伯夷則庭訓之力居
多也古之折獄推雋不疑於定國誦于則歸父誦雋
則歸母今林公政成而推德於其所自由簡譽自天
舍公之父母誰歸哉先自淮揚有稅璫橫甚其叅隨
飛而食人公鈐勒不少貸稅璫物故而或有指平民
爲叅隨者公悉縱不問所全活無算史不云乎斗口
三星若隱若否號曰陰德陰德晦則貫索空蓋聽訟
以能見爲精明而活人又以不見爲隱德隱德如公
而直牛斗之墟天市垣可謂有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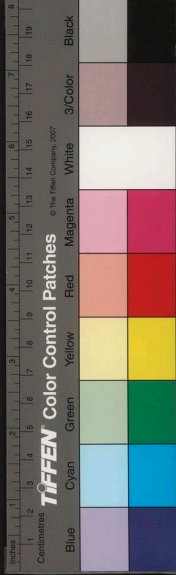
賀崑邑侯葉行可花朝壽誕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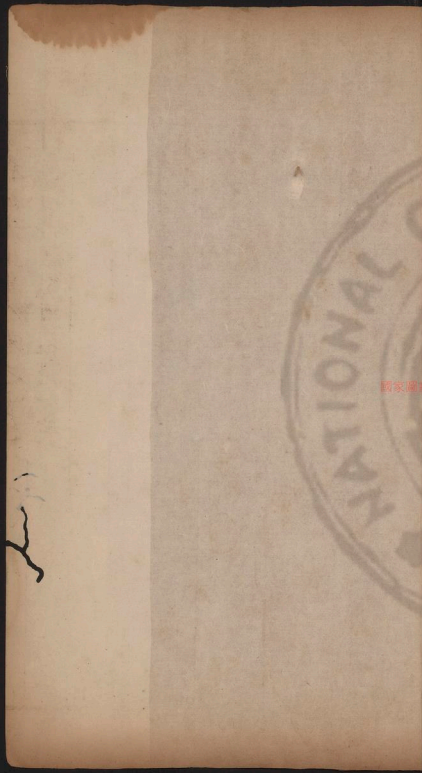
余友歸文休先生以書來曰仲春花生日家家剪綵
繒懸樹為花祈晴以占百果五穀之豐稔而崑山邑
侯葉公正以是日生諸名士願乞一言致花下祝余
讀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為真花朝俗指十二日為花
生日者訛也又按風土記春序正中百花競放漢制
仲春詔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種稑唐蜀人以為蠶市
宋吳越人以為撲蝶會守土官出郊勸農舉帷遊賞
而葉侯誕辰巧值中和之節桃李門墻誰欲無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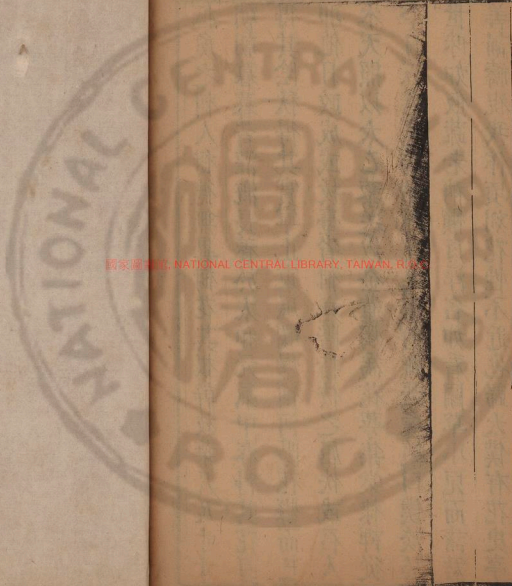
覺花下成谿矣陳子曰崑山梁所稱孝義縣孝義村也范齊獻王嵩張方平劉綺莊沈遼名令輦出絃歌相聞邇來風會不如古以歌謠爲兒戲以燔劫爲生涯葉侯錄大文人爲真循吏取黃門公清白遺訓事事楷模而行之進孝秀之士爲講德談藝如課其家兒則花師也片言聽斷立破其奸僞微暖則花神也催科不擾漕兌不諱藹然以平易近民而豪猾斂手有剪棘拔薤之風則花步障也策荒政而絕無禁糶之張皇防鳳萌而絕無談兵之懼怯則花司命也大

抵戾之樹人樹德無異樹花其根幹枝葉尺尺寸寸朝朝暮暮皆灌溉長養於太和元氣中春得其花夏得其陰秋得其實寧止東風爛熳稱河陽花縣而已耶他日政成或拔臺省稱堯階指佞之屈伏或召入木天照以太乙藜送以金蓮燭爲花萼集棠棣碑從今日五色毫端始雖花九錫何難哉戾笑曰僕淡於世味如飯蔬老衲懶角浮名如看鬪草小兒而諸君善誦禱祝我作頃刻花性不近也歸太僕有花史亭記一篇諸名士誦之可以加觴可以悟道文休先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春先生集 卷之十四
曰善請書獻侯博拈花一笑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壽敘

壽元輔瑤翁申公七十敘

壽涇陽顧公六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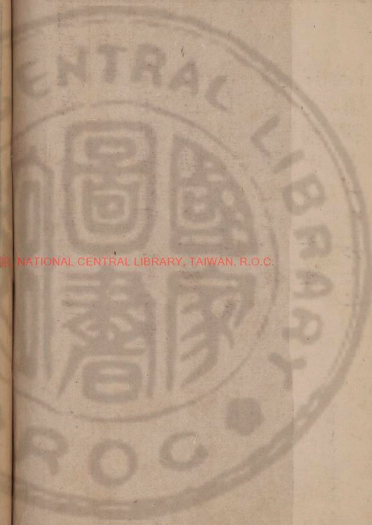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敘

壽滬海陳公七十敘

壽元輔申公八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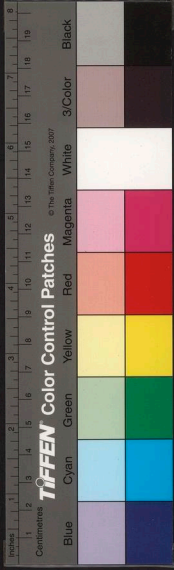
壽岡卿玄渚申公六袞敘

壽岡卿玄渚申公六十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6101 v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東晉先生全集 卷之十五 目次

壽宗伯員嶠溫公五十敘

壽宗伯員嶠溫公五十敘

壽學憲長白范公六十敘

壽思翁董公六十敘

壽思翁董公八十敘

大司馬玄渚申公榮壽旋里敘

壽司空大夫澹翁陸公六十敘

壽滬海陳公八十敘

賀少司馬玄仗徐公七十壽敘

壽大中丞盡菴趙公七十敘

壽師相員嶠溫公六十敘

壽見所潘公六十敘

壽雲從范公八十敘

壽同卿大咸馮公六十敘

孫婿木 衰

及申甫較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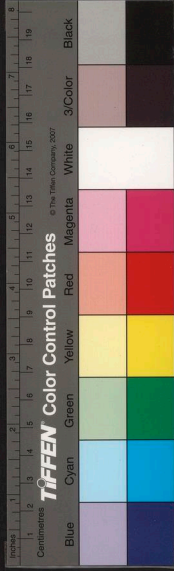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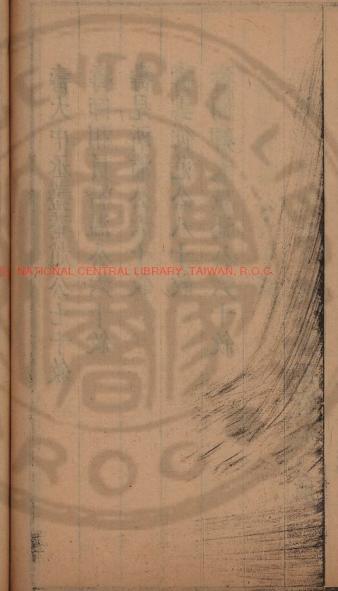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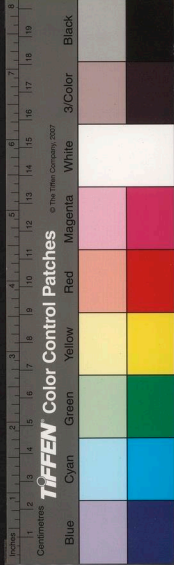
壽元輔瑤翁申公七十序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
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銘
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於布衣陳子陳子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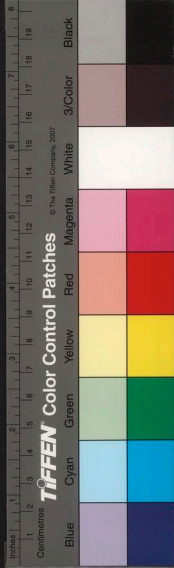
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 上不時出片紙勅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贖駐筆立辦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儼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

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恣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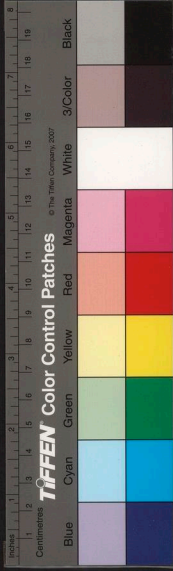
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
壽宮剪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
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
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
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曩端易生元
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
朝口騰僞識雞方索闢何服司鳴釜且涕然誰能調
鼎古人所以嘆羨於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
賢者卽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觀矣

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政凡閣中
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
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
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
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
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
手料方藥儼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
一日三嘆驩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
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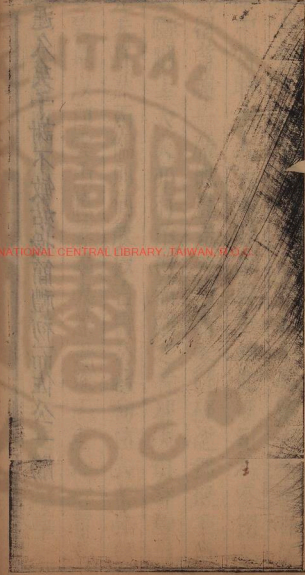
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爲同而已也昔文
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
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
雜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
爲留者英一席地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耻與鄉
袞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
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巒
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
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

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涇陽顧公六十序

涇陽顧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曰某聞命於先生矣他筐篚餽牽不敢納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已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兩尊人不朽見屬旣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後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辭然每歎天下有偉人二先生與南臯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震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後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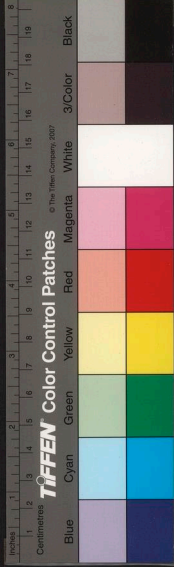


東晉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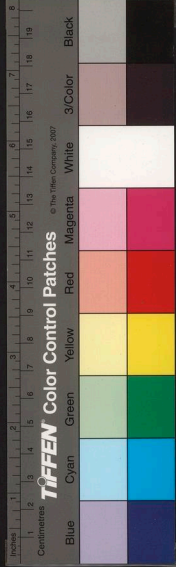
五

壽顧公六十序一



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於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顰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以自助而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杜門讀易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臯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耻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聞

揚聖學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下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卽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渴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躍爲飛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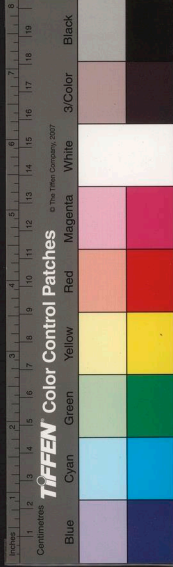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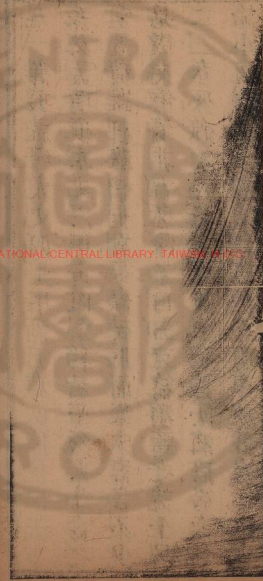
元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衛武公年耄
箴傲不忘於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於身蓋古聖賢
之致謹末路如此而龍溪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
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
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
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
之卽爲禮絜之卽可以平天下卽使夫子耄耄而望
期願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
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

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
之文章皆正脉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
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
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
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
者乾乾夕惕若厲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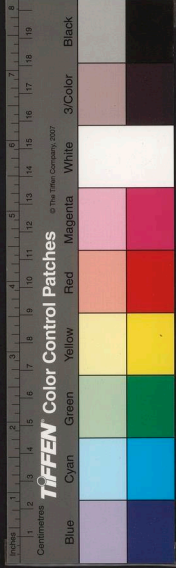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祗兄弟酌大斗壽之
堂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
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
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
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
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苑枯譽詡向背炎涼之態幾百
變蓋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
也孟璜不觴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



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畧中原
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
江南甲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
遭之蓋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
曰寧惟孟瑋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畧與
江陵牴牾歸玄池公勅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
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息才
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瑋也歟哉
今孟瑋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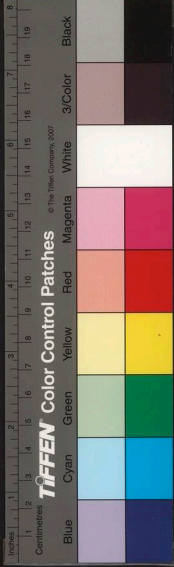
讀吾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無此精
專卽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
不盡知孟瑋而孟瑋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
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韻其他非爲
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至壘
耻歲詘蒙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殿之虎而
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
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瑋而處今日旣不
願奪捷走險以挑時譽又不能庸庸悶悶爲無口瓢



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卧北窓之爲快也子瞻
遷謫時當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
放歸里得款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
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瑣家食之樂不啻過之
而況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爲晚年之蘇
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瑣安
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
蠖蟄必中鵬息必飛孟瑣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
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爲壽大笑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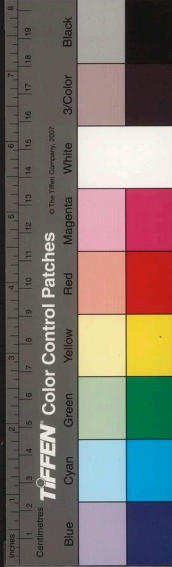
壽滬海陳公七十叙

海上滬海陳先生解中州學政歸闔門養重者若而
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
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
城也公堅卧不欲前笑謂勸駕者曰吾壬子七十矣
始趣酒進我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
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諍臣
有簡禮法家轉晴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其後孰敢
有越厥志去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



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以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興敷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旣成進士絕不與里閭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搏掬也雜以非義卽面赤髮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

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公論事必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簡格不馴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真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難假易墜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不下之色度且更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已公去國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無所加損流覽圖史平章花木閒爲詩若文以擬於



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垂今七十年而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堂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召命又同時堂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測識之而公亦碧瞳丹權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真狂真猶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公卿輒嘆陳太丘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潛人後者公無讓且暮駕蒲壁迎公於鄉矣

壽元輔申公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並請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蓋自升

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朝野薦詞于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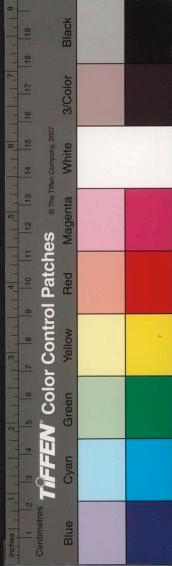
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於諸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

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上急操下嚴

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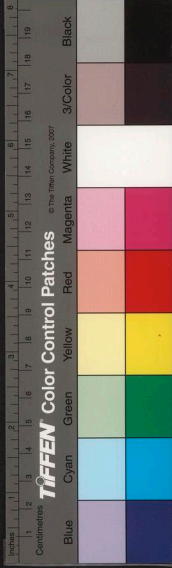
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

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採稅不權



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寂如故 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官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御書如朋友或面承召對於毓德宮出示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避寵若驚受之而不加盈也晚年閱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苑誰枯誰修誰短而況區區穴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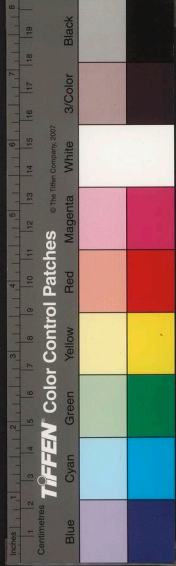
格鬪鬻下之諛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呷哉卽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泐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海客而當鷗鳥則亦與之爲鷗鳥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雒中來言歸德大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握苗并公而五



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予之老而進我以道也爲驟然酈酒三酌康醫而退

壽問卿玄渚申公六袞序

問卿玄渚申公以己未仲春廿五日爲覽揆之辰楊去奢徵言于陳子余曰申公忠孝人也當文定柄國公不通境外交不闌輦上事苞苴逆銷門庭如水而天下因以服文定之清旣解相印歸公率孝廉君約束子弟檢括臧獲賑貧交贍疏族悉推文定之意而廣之而天下因以服文定之厚已而騎箕上天公請卹得全典卜冢得名山碑版則雲漢爲昭特祠則天壤俱敞凡可爲文定不朽計者公惟力是視而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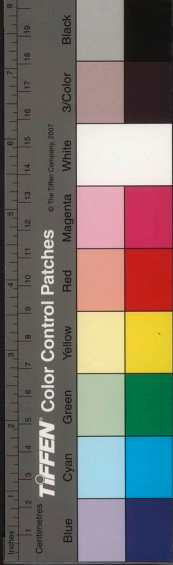
又因以服文定公之有子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公之謂矣獨念公受國恩太深蒙主知最久即使春秋篤老且思摩頂踵以報所天今春秋甫六十顧盼邊事豈東山高枕時耶初公居職方塞下赤白羽狎至非勢切疾雷則機難終日公分別順逆戰歎泚筆應之率談笑咄嗟而辦老吏宿將驚怖以爲不如已轉太僕疏上兩廣賞格冒濫再疏請折馬價歲可省金錢十萬餘又皆鑿鑿中款會洞情實分公之才識真可蔭映數人獨當一面意有所不愜愴然東歸未

及展其胸中武庫之萬一今建瓴甚惡使者奉尺一之詔徵調江東道旁聞介馬刀槩聲匹夫猶且變色公世臣多畧而負奇橫劍倚天揮戈駐日精神挺動當百倍于曩日也嘗讀公上南大司馬黃公書又讀戊申年上北大司馬蕭公李公書皆暢言遼事處餉不如復海運調兵不如募土著袞袞萬言洞心透骨皆東方石畫至計或先發于數十年前或立應于數千里外神乎微矣今輦轂談兵之士橫鞭相揖勃勃有封狼居胥意然戟指露釁目光浮而齟鋒利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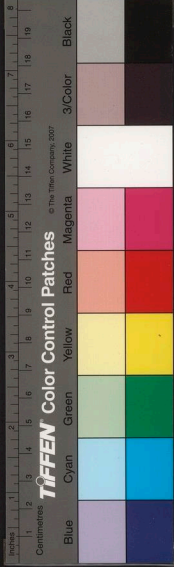
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
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
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
名王稽顙卽 皇上且下 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
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
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
覲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而其意色常下其
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
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

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
石求者不解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
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
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
曰曷不焚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
諍子則甚難文定旣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衷甲者非
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高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
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
恐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於此皆能



使人心胆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麥六十年非
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
窮卧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
不識面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
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辦
又蒿目遼左上書南北樞謂容兵不可調海運必當
復搵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才勝人識勝人精
審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者哉然此猶未足以盡
公也初文定當晉楚禹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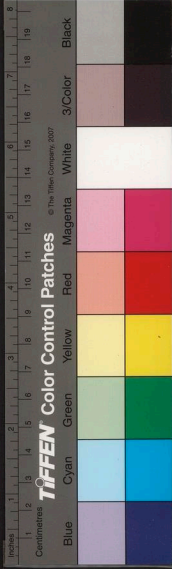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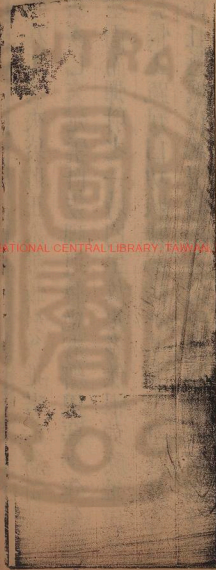
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審計調護
居多已文定雲卧方酣遺簪絕響鄉里惡少年無端
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敢誰何公
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詭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
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
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
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
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
遜之曰罔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罔



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
灑然而進一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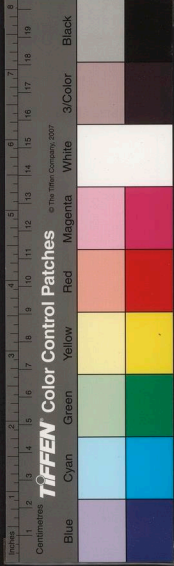
壽宗伯員嶠温公五十敘

少宗伯員嶠温公壬戌蜡月僅五十其弟幼真徵言
陳子以壽公陳子曰公門人多將相才如河汾王文
中內外想望公一出如東山謝文靖公猶戀戀牽太
公裾雜戲堂下親在不稱老禮也奚其觴傳稱五十
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劇芟刈無所疑也公方出而
宰制天下自此始豈獻老乞言時哉奚其觴幼真曰
古者卿大夫聘問列國酌酌獻酬率引請以相贊頌
古之壽言原不以歲月爲斷也而況某某尤父事長



公者乎某同祖兄弟數十人有議析爨者長公愀然
不樂曰荆分枝鴈分行吾儕忍乎哉已矣無使張公
藝地下笑人諸昆弟爲感動而止陳子曰公非直孝
友殆近於古者樂天知命之君子也自來豪傑可以
衛命聖賢可以立命而究竟覺有不盡然者孔子席
不煖轍不停彳亍道塗垂五十年而不一遇始知豪
傑聖賢終未免爲天命所範圍可奈何哉夫聖人不
知命則已知則自然不起分別想何問晏嬰子西何
問叔孫武叔此孔子耳順之境界也知則自然不起

迂濶想何問鳳鳥何問河圖何問周公之夢不夢此
孔子不踰矩之境界也蓋知命以前如李廣夜行見
虎而不見石飲羽沒鏃其氣無前知命以後如李廣
明發視之見石而不見虎惟有發弓服矢而去耳豈
復僥倖於一發哉公願學孔子久矣春秋五十吾未
能涯量其淺深樂天知命性實近而好之公丁酉麟
經第一人也戊戌選中秘九年考滿但請南司業歷
宮坊庶子又請署南院篆以便迎養入賀竣又力請
南還不漁細人事不撓長吏權追琢名篇網羅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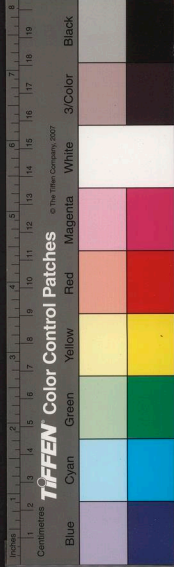
陶晉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日與太公縱談史書以爲樂頃貳秩宗陳情未允中
朝勸駕我行遲遲嘗聞公之言曰人間宰相上別有
真宰在焉簡察祿料部署官級行藏飲啄延促苑枯
悉注冥冥司籍中而不知命者乃欲角險以橫飛鬪
捷以速化俄而舉足左右俄而半面笑啼窺矚經營
無非博耶鞞枕中一餉之愉快而鬼神先已擲揄其
旁矣公喜淡不喜羶喜鈍不喜敏太公勸之行則行
天子召之出則出落落穆穆徐徐于于挑講學不
應挑談兵不應非特狡獪少年無所尋其聲光卽當

世大有力人終不能負之而趨爲堅白鳴爲玄黃戰
信乎樂天知命之君子也夫惟樂天者必能回 聖
心轉移之天知命者必能造國步艱難之命不出十
年公領取太平宰相不老神仙行年五十何足置輕
重於矚矚哉宗人蜡飲先酌太公而徐以觴宗伯何
如



有謀公於心口間者而况尋常五十之壽辰其肯與
賓客溷乎初秩宗命下公念太公春秋高懇疏不獲
允微獨父子情深且顧盼家鄉諸名勝豈減魚之得
水哉吳興自顧箬溪先生創詩社從劉南坦孫太白
諸公遊所談皆耕經耨史抹月披風絕不及仕籍升
除與市井風波刺探傳送之口語故後進化之德素
彬彬而溫公性最超又最有先民矩矱自庶常歷少
詹多就金陵以便迎養擁書南面高卧北窓不知有
春明夢也日畚耨上卮酒太公聚眾兄弟兩旁辯難

古今文抵掌忠孝節義事以爲快不知有宦途羊腸
功名雞肋也策獨後之馬而輿日隨乘不繫之舟而
望彌峻今朝野重擔 帝且一手交付公公豈能驕
稱太公膝下哉夫天下春春告頓矣舌戰者於朝兵
戰者於齊於魯於黔於蜀滑虜狡夷狂民逃卒伏莽
窺覷者所在而是差比溫太真時無其事而有其倪
無其形而有其意公林卧雖堅未忘國郵輒移書郡
縣臺察及京都上袞巨卿寢不熟食不飴特不喜侈
口積眉過爲張皇以怖四方之視聽姑靜鎮勝耳其



有心英雄哉公孝友醇深譽洽邦族與太真同風儀
秀整美於談論與太真同第微有不同者太真絕裾
而公五十有孺子之戀豈踟躕四顧審太郤中大窾
而後爲耶抑同鄉先達歸者乍歸出者初出讓路讓
畔未可以馬行進耶雖然國步多艱 大君有命迫
斯可矣異日功成名遂衰衣自東吾將做孫太白故
事挂瓢於吳興山水間公退而與野老爭席豈晚哉
今五十方剛黑頭公正是卿坐轟飲大斗叱馭而前
天下事尚可爲也無讓

壽學憲長白范公六十序

今海內推第一義澤世家無若吳閭范氏長白公孫
南工曹出縮滇南學政間以其暇品題山川風物搜
讀楊用修未盡之書遂挂冠東歸當路者數望公盛
年強起爲推轂相屬而公絕無片牒尺楮通輦上諸
貴人士論以此益高之信不愧文正子孫矣余嘗嘆
文正初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已請經略西事論者愈
急而公亦旋自請罷其得行志十不及二三忠宣雖
知政事一左於王安石再左於章惇其得行志又十



不及叅半蓋父子出入將相內調官府外調羽書而
中以調鬻訛異同之類舌幾於堅白鳴玄黃戰乃克
以功名終然生平實從文酒之懽巖居川觀之適殆
老而猶有餘恨焉今主聖時清士大夫以不得急流
勇退爲可耻故學憲有兩公之才識而不必粘手以
犯兩公之艱難蟬蛻榮名鴻飛山澤每從宗黨修義
澤家法躡謝履荷陶輿三雅而醉三商而起又賈其
餘勁工不朽之大業詩不漢魏不恒出而時雜以溫
李文不東西京不恒出而時雜以六朝書法不鍾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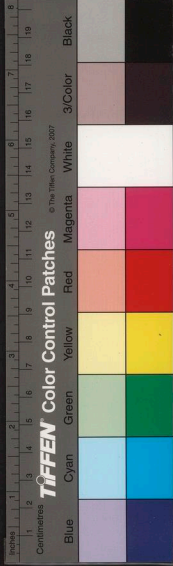
傅不恒出而時襍以米襄陽蓋遠自上公徹侯近自
輜軒之使者于旄之守相以至縫掖緇黃者流造請
文翰無虛晷公一一談笑應之退則與徐夫人盥手
寫經焚香課帖異書必更投新篇必更和天平山水
俄幻而爲文苑墨池豈非吳中希有盛事哉昔君家
范文穆公名震當代落紙墨未燥輒爲民間士女所
傳玩或被之管絃或題寫素屏團扇今學憲夫婦正
近之第未知文穆夫人有如此筆精墨妙否有如此
數千言絡緯吟否白首相莊綠窓散綺卽文穆公猶



難之而學憲所遭逢甚偶可以達生無文正忠宣將
相之顯達取少用約見寬于造化又可以長生今六
十直小年賀當自八九十始度爾時天平山精舍簇
簇如畫圖夫婦手種松杉已半圍其集富有日新行
且傳六宮而走四裔彼鹿門隱人瞠乎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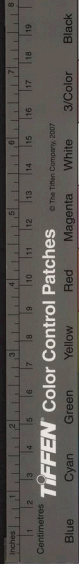
壽思翁董公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八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曰吾將
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之於三泖五湖犢車魚舸
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
辭而難辭之子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
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
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
啟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者卽
東山不出維下不相而班孟堅之蘭臺范蔚宗之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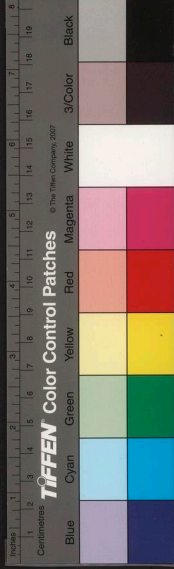
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
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
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
笑以予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
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
執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
則甚奇或一餉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
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
坐雖鐘鼓鏗匏絳肉雜奏湛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

自禁近出爲藩憲落落幾十五年而無怨誹不自怡
之色凡邇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皆羞而不忍爲也則
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
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
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狎得之而上相巨卿
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
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贖筆往往播傳于輦轂
流通於外夷殘楮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
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



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雋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真史官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躡旋推旋阻天祿之藜藿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分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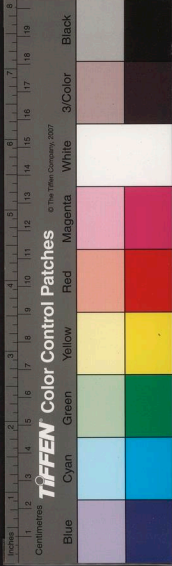
鄭侯曰聞師却避鴈行且西出關請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師卽不强著書其姑緩青犢爲我飲長春一杯酒上章甚懇詔加太子太保特准致仕賜乘傳歸里中舉額相慶越千里而迎之津館旗亭之間舟尾相接懿親舊練相望也婁江王尚寶前來爲公補維祺之視而徵文于陳子陳子曰公之當賀也有三曰榮



而輒取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為文章翰墨所掩
 亦不之量斷斷之識又為大名所掩有知且晚陽
 延對便殿其筆下無
 斷下無後幾可以為名
 而取而唱不識昔書其故錄青齋為并繪具春一林
 懷矣曰聞神狀毀顛於且西出關請學令兵喜望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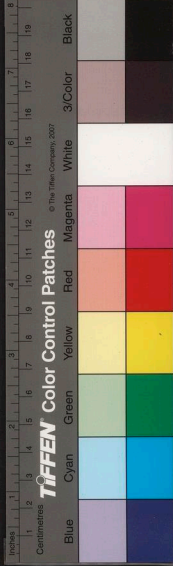
壽思翁董公八十序

甲戌春王正月為思翁八十攬揆辰時方請告不納
 觴上章甚懇詔加太子太保特准致仕賜乘傳歸里
 中舉額相慶越千里而迎之津館旗亭之間舟尾相
 接懿親舊練相望也婁江王尚寶前來為公補維祺
 之祝而徵文于陳子陳子曰公之當賀也有三曰榮
 歸曰榮壽曰榮贈其祖考今日主上操下嚴雖老臣
 上袞稍忤旨輒賜嚴譴乞骸骨者不訝其有所避而
 去則疑其有所托而逃甚則羈縻姑留之如籠鶴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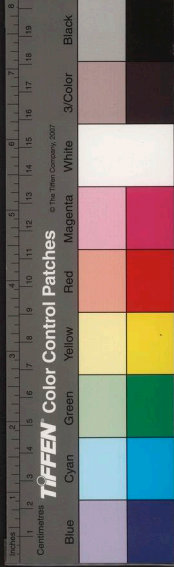
陶翁公外集 卷之十一
鷹能去來如意乎公神識入微英華不竭當造朝之
初 上望見公爲喜動顏色其後一再乞一再留久
則悉公之發於至誠而 溫旨聽公還矣蓋公以禮
自處而 上亦以進退大臣之禮處公口無鏤金懷
有完璧不曰榮歸乎自公之上章未下也凡百有位
引賀知章以勸卽八十有六未晚也又引文潞公以
勸卽九十平章軍國十日一造朝堂未晚也公笑曰
吾不覲枚卜秩宗而肯復聽景陽之鐘聲乎屈指曩
同社同籍同官庶常者落落類曉月曙星而公以八

十老尚書保全元吉劉賓客云莫嘆斜陽晚爲霞尚
滿天公之謂矣不曰榮壽乎往公辛未嚴冬赴 召
時陳子援而止公公笑曰子視我豈戀戀一官者人
之念祖誰不如我我將藉手以報地下耳柄國者難
之武塘相公曰公曾以講臣侍 光考經幄講及勞
而不怨章指問曰于義云何 光考應聲曰此不竭
民力耳一時左右皆竦服曰 皇長子仁聖聰明群
臣莫及一言之間而 帝王之盛德備矣叙功加恩
晉公太子太保誰曰不宜自是追贈曾祖父如其官



旋請誥得誥請寶得寶蒙裝無長物獨有天書百道光上射紫薇之垣下徹桑榆之里橫玉而稱一品三公者四代矣不日榮及祖考乎此吾曹之所以起而爲公壽也公規模風采更歷六帝太平之朝望重華夷名聞宮禁內廷數遣黃門函索公手書惟恐以贗筆進而四方士大夫之所請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購以餅金莫能得裹以鐵門限莫能拒余寄聲公曰公向國王舍城中以筆墨說汰今可洗足收鉢矣而況趨朝陪祭顛倒衣裳其匍匐更有百倍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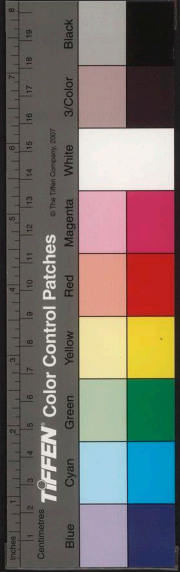
者耶公自喜病良已堅乞歸而皇上亦不得不惻然允公之請今僅八十耳昔者張蒼生秦時而及漢孝景猶在孫思邈生隋時而及唐永淳猶在士大夫苟不爲功名富貴所牽動則修短延促自我握之自天申之卽公爲張蒼孫思邈何難也公歸矣豈必解陸賈之裝散疏傅之金與昆弟親戚共之但以萬石家風教後人以百忍家法培先澤方且逍遙圖史之中而咏歌聖天子億萬載無疆之福豈有艾哉



大司馬玄清申公榮壽旋里序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t appears to be a preface or a long inscription related to the main title.）

大司馬玄清申公榮壽旋里序

往文定公以忠誠受知 神考首柄國枋與太原王
文肅同心輔政海內以丙魏房杜推之而公方起兵
曹又以袁楊之四世五公望之爾時國家雖號全盛
羽書狎聞文定公分別順逆戰歎事事得宜三韓以
西六詔以東纓首而就戎索謚如也而居中叅畫則
本之玄清公方略居多文定公嘗笑曰漢曹窋洗沐
從容問其父何以憂天下曹相國怒曰趣入侍天下
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相臣之子妄與官府外曹相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關此則不可若兵伍饒額九大鎮之兀塞險要戰守
機宜無一而非救時報國之助而況爲兵曹郎乎公
習聞文定公過庭之訓更加之以職方者若而年典
故日以熟膽識日以老爽袋中所貯人物日以精核
神考特虛節鉞以待公而公家食久未盡其胸中
武庫之萬一也其後繇同卿開府薊門適逆璫用事
公守職無徇矯 旨罷斥歸未幾值 主上當陽召
公少司馬入朝公纂輯古今兵事手抄筆錄卽水陸
晝夜未嘗頃刻停此豈有分毫從功名起念實欲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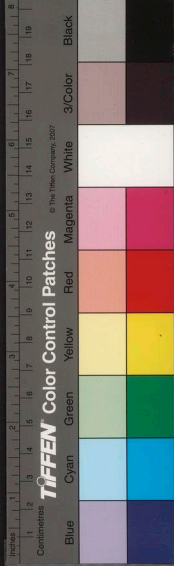
一腔熱血以報 三朝知遇之厚恩耳公忠誠寬大
事事皆長者 主上拔之于讒妬之中而用之虜騎
倥偬之日正席元樞居中調度知無不言謀無不竭
進承 聖明之召對退籌戰守之機宜鞠躬盡瘁扶
羸策億 上見之惻然改容知不可強留矣自公東
歸諸大老以及曹郎皆以兵事受重譴疾雷震霆莫
必其命而公得角巾歸第載拜謝 仁主骸骨之賜
其可壽者一北氛雖惡江南猶喜晏然公得與故父
老子弟聚首里門散疏太傅之金助范希文之麥蹇



陝西公集卷之十五
驢扁舟逍遙山澤絕口不談時事其可壽者二雖然
公忠孝世臣也愛君憂國孜孜然不釋于懷 主上
豈肯置公東山哉昔先零侵漢西疆趙充國請行吐
谷渾不貢于唐文皇臨軒慨嘆欲起李靖爲將公今
日得無類是乎公曰吾嘗笑漢申公九十赴召近于
老而多事今勿以挑我但願虜退時清不佞與季蘅
眉老擊壤而歌遙祝 太平天子億萬年無疆之麻
賜壽多矣然後拜而受諸君子觴未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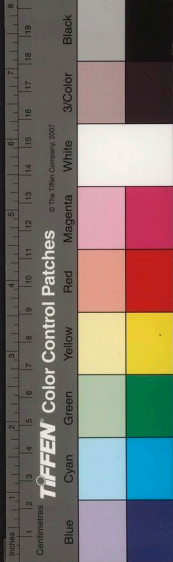
壽司空大夫澹翁陸公六十叙

司空大夫澹園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古能
文章而以莊簡當要路遂巡謝公車退而考論朝野
掌故及二氏九家之言儻然以李贊皇韓穉圭自許
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 國恩斯亦
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採人
物吐握名賢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
簡公好爲德於鄉公荒施糜疾施餌吉凶施助紛難
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庄以外善事非一能使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
人歸德莊簡公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後抵燕
求銘志請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後卽安
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叅軍後府有鄉人張姓勾
婿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成絕則削其籍旣補水衡郎
督理通惠河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斃義井脩學校
賑貧儒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於潞村沙泥之中
以千計所省鑿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
水陸舟輦道里之費數千計活生靈數億萬計蓋公
之不負 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豔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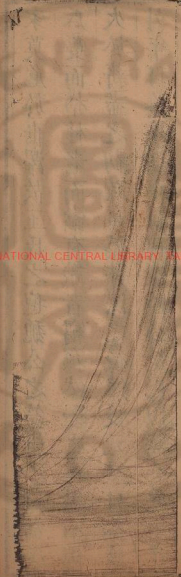
家莫危於世澤故王氏之龜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
瓜蔓而枯梓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
火於薪盡之初疏泉於井濞之後然後元氣日益培
引年日益永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
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
資格 人以閎閱闢人以巧妬中人卽贊皇釋圭復
生度不能橫飛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似公左拍
兄弟肩右引子孫膝爲里中庚桑爲陸氏鄒魯豈不
大愉快哉昔張拭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
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
家報國若何耳

壽滬海陳公八十叙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
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
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稱八十矣
禮稱耄耋於君一坐再至杖於朝不俟畢先生笑曰
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
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
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
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



陶翁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
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劍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
衰將無齒剛柔舌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
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有
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
扈詞旣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
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
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啟削名里有闕於牆信
於闈居間於公庭漁獵於鄉曲者見先生車輒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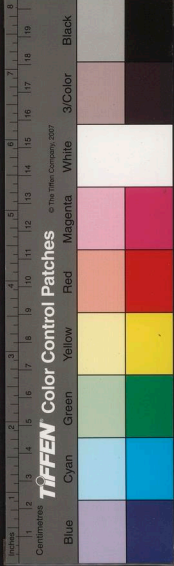
聞警咳吐涕聲搗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誹叅
半而一二貝錦之言終不勝田庚褐父之口曰陳先
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
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
瓠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固羞而不
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
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
何疑而輕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慙何懼而盡更老
成之故轍落落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



獅子之不求伴侶陳先生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於霜雪松栢剛而似傲挺於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於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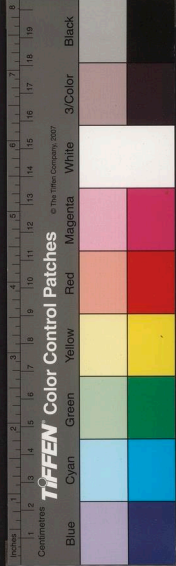
賀少司馬玄仗徐公七袞壽叙

少司馬玄仗徐公七十丁太學兄弟徵文爲壽且問曰徐公天下正人也而久不出者何也豈詩所謂勲業頻看鏡耶余笑曰徐公未七十望之業已皤然而精神挺動雖健少年遜避以爲不如鬚眉早白非早衰也又曰往時當軸者好以方隅限天下豪傑而越爲甚今聖主立賢無方越君子連飛接跡而起而公文不出者何也余笑曰徐公權衡出處間斷斷乎自有法度梁鴻孺子耳尚能不因人熱而況公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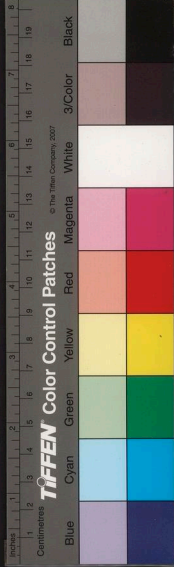
陶翁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况鄉衮之今日乎徐公嘗宰太湖溧陽最有卓異聲
曾不懷一緡入覲以媚朝貴而不獲與臺諫選司功
南銓適當壬寅計吏之期公澄奸汰濁卽負嘯之虎
吞舟之魚鮮有得脫者再丞光祿六年始改少卿滌
煩苛裁冒濫羣璫聚而諫之無能秋毫有加於公而
久之南中視師之節鉞下矣急在蜀則以策應下流
爲第一義練有練法合有合勢或守或勦如首尾指
臂之相應然急在東省則以護陵護漕護陪京爲
第一義親行訓練枕戈衷甲以待之不後發以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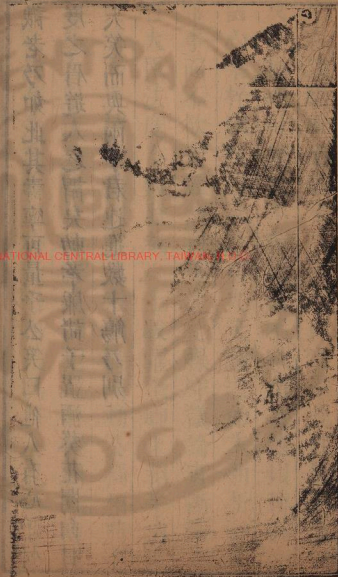
機不早發以糜國帑建威消萌東西半壁晏如也及
晉少司馬卽拂袖遄歸朝論堅畱之弗應屈指二十
餘年敝歷盤錯當四明山陰相繼在政府公不呈身
不通筐篚其官皆多外而少內多南而少北公之爲
公自若也戊申多故彈射浙士紳索瘢摘瑕者幾無
遺種惟公無一矢相加遺其後論漕船必不可不補
民船必不可僱此皆從江南四省中生國計起見
非敢弛軍弁之心掣當事之肘而中外卒諒其無他
公之爲公自若也年來杜門課子藝花種竹於郊居



水濱與之談農圃則農圃談史則史談經生言則經
生言談騷雅則騷雅談理學則理學凡卦氣正蒙以
及皇極經世無所不精詣而不欲借著述以博名高
畱心桑梓賦役以及六曹九大鎮之始末曲折如家
常事而不欲借經濟以希速化操守議論實斷斷有
古大臣法度今何時哉 上拔擢上卿上相半出吳
興濟濟乎羣龍滿朝矣他人相時而動公獨相時而
靜他人以連茹拔茅爲泰公獨以連林獨樹爲奇吾
用我法吾愛我鼎此徐公之所以爲徐公也公才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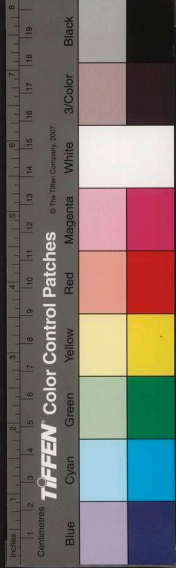
識老乃如此其壽寧可量乎公笑曰他人有心予付
度之眉道人之謂矣勒孝廉諸子置酒葵花間向日
大笑而與兩丁君連進數十觴乃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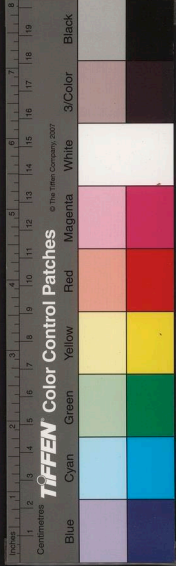
大中丞蓋菴趙公七十壽敘

松陵蓋菴趙公解上谷節歸入光福山種梅蔣茶似
 與林逋陸鴻漸相師友今且冉冉七十矣吳興閔君
 徵眉道人一言以佐觴陳子曰趙公吾所習也公起
 家會稽會稽爲兩大相鄉公風稜嶽嶽一切以道義
 相格請託夤緣無所售豪姓巨室目攝之不入臺諫
 僅常調兵曹讀禮服闋特從田間推擇爲銓部郎計
 吏選吏首嚴操守重職業而條覆拾遺之疏寧精簡
 無以一網盡寧寬大無以一癩求其爲朝廷愛惜人



才者如此既轉太僕力陳馬價不當折與不必折之故當事者不敢空槽索馬空藏貸銀而宣府節鉞之命下爾時遼難未夷紛紛調援公謂宣鎮非堂奧地也拱護 陵京迫隣虜穴實與薊門大同相唇齒惟所恃甲兵如額耳初發三千者未還續徵四千者復至儻不幸而卒譁於伍虜闖於邊封疆大事遺任之乎宣任之乎不得已僅調千人以應大爲當路所不悅亦挂冠歸矣其爲朝廷愛惜將士者又如此夫國家之事每至潰敗而不可收拾者爲詭隨多而爭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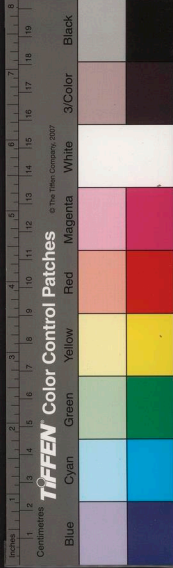
少也卽如 皇上不時召對原欲與大小臣工互相質辯以求真是真非大利害究竟之所在而始則以廩廩應之繼則以唯唯諾諾支吾之至使 皇上拊髀長嘆國事徬徨而無所屬若遇是非利害喫緊之關勢不得不爭爭不得不執小則爲殿上虎大則爲吁咈之夔龍此亦太平盛世一景象也今士大夫全副精神獨注射於門戶之情形而無暇及門庭之外寇朝廷全副兵餉獨注射於遼左而無暇及於各邊求如趙公之念念從朝廷起見不惜以口爭以筆



爭以去就爭者能幾人哉赤心耿耿黃髮皤皤無故而置之深山大澤間會不得分毫愛惜人才將士之報吾不知其解然鼎鑪有耳御屏有名頗牧韓范將來不在山中而在禁中矣請斟梅花酒壽公百匝羅無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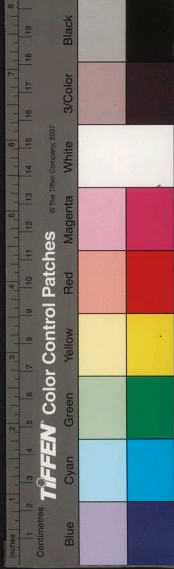
壽師相員嶠溫公六十叙

往壬戌溫公五旬時仲氏幼真徵不佞山澤之言壽嘗笑而頷之然與儒尚未覲面也彈指十年來公拜相稱六十元老矣公學博而性愈靜才鍊而識愈沉孤立無朋而神氣日益閒風采日益勁今上獨從召對中目屬之揚廷演說副在黃扉似非公始願所及而彈冠舉笏者早已相慶於朝野間矣公家居儉約僅僅中人產無安昌郭杜之饒而又未嘗納杜襄陽苟青州之餉其嶠然不染久已見信於士大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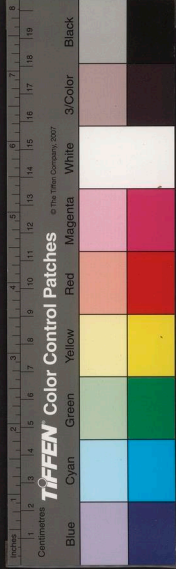
陶谷先生集 卷之十五
大拜以後謂上以酬朝廷特達之知下以洗滌百官庶僚之宿習決無過於一清此宰相入朝之大根本而亦撐拄宇宙之大綱骨也夫却筐篚斥苞苴此公尋常耳目間事獨其最嚴者在私居罕見一客罕通一書或曰姬公之吐握非歎公曰姬公親則叔父也位則上勲也才則天下才也而猶未免於召公管叔之紛紜今何時哉而可以朝見士暮見士如姬公之下白屋乎將謬謬者不前而諾諾者入幕矣真才真品不爲通而占風聲氣辭枯集菟者伏伺於左右

矣而吐握果可行於今日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不曰萬事而曰萬幾幾之爲言微也微者密也宰相政府爲機務爲機密而賓客之應酬書問之雜沓何爲者公一切謝絕獨熒精於吉凶禍福治亂之幾考典故參異同尋其端緒之所自生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建酋宜戰不宜款東寇宜勦不宜撫宿逋宜緩不宜急募兵宜減不宜增中使宜內不宜外謹繫宜貸不宜遲發魯仲連之矢而不伐其功補趙韓王之贖而不示其草此誰非萬幾中之微事



密事乎公惟知幾其神自然於代言下筆之頃顧問
條對之時不疾不徐不懣不悚從容百叩而百有餘
何以故無賓客書問以麗雜其心目故也政本之地
旣清其流復清其源非特情面無繇而遁雖猜忌亦
何自而起相業之光明磊落有以哉今寮友同心
聖主格心六十甚壯時事多艱豈告老引年時乎昔
天津橋二老人倚柱而嘆蔡州何時可平俄見裴晉
公微行愕然喜曰欲平蔡州須此人爲將相始得公
今日所倚正復類是頃 皇上赫然東顧將士圍登

數重釜底遊魂授首有期矣東事平則諸方蠢蠢者
俱懾息不敢動乃晉公淮蔡立碑之秋亦吾家華山
處士墜騾而大笑者也公瀝酒祝太平天子萬壽
無疆方自此始綠野堂錦旋綵舞上未之許也奚
其觴奚其觴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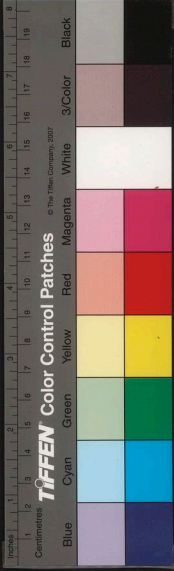
士猶思而大笑昔也公靈酌源太平天子萬壽
其神息不難進心晉公斯泰立軀之煥亦吾寒華山
瘦重釜夙豈豎對首其限矣東寧平限清丈蓋蓋昔

壽見所潘公七十序

往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畧河臣必潘司
空兩公皆有子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
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為名世偉人與之談
袞袞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
不佞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檢括
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寃哺教貧諸生
裁抑稅使拒謝權要邑號神明薦劾騰上以中忌僅
召為刑曹郎再晉都水奉 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五

壽潘公七十序



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云家傳金簡玉字之書躬迓沙壅水流之勢真實錄也會挂考功恣聞者皆爲公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卽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繇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縑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頓之於茗水寂寞之濱今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骯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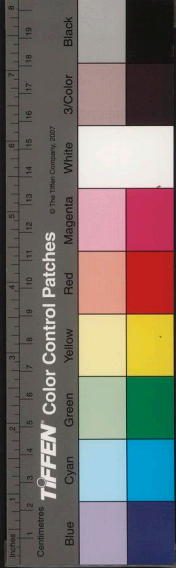
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牆豐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繇傳授而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卧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水歲費金錢如漏卮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召之三召而又三禡之賴公純



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賜卹典雖廷議大見
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未百不及試一干
霄之木偃於巖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
老惜實爲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
其胸中之秘以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
辨麗工文章詞翰異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談
之有遷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
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

壽雲從范公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
侯待於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
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
於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朝惟鄉飲禮差近
古然名實不稱有識耻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耄耋之
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
生是也先生文正忠宣喬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
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廩廩執北面禮先生擊蒙發



國朝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八
鄙舌佃以事二親餘廩六姻三黨父事兄毋事嫂子
子視諸從侄極有恩孝弟童聞學使者旌其間爲風
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
會仲子異羽負水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
歸而遇 覃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於郡邑庭不數
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
故人鹿車魚舸逍遙於山取水涯之旁有談市朝者
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檝聲亂之暇則爲子孫談說經
史與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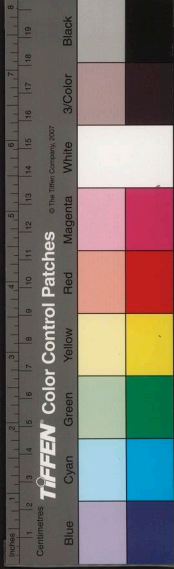
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神聲跡俱闕
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
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
大約類文正忠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
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庠而先生寒賜襦饑賜粟市藥
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於六經
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
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
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橫



陳香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子二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叙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閩師里老講讀 高皇帝律令於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倦倦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已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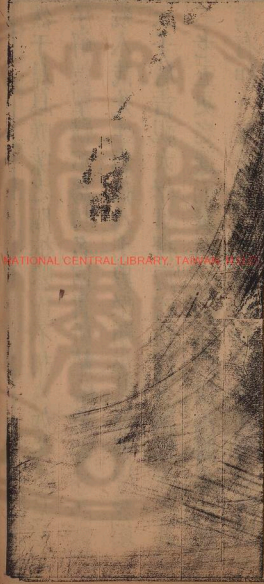
然于鼻息喉嚨之間杓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鞍掣鞵不爲功名富貴所籠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噉翔步其氣不少衰頊

天子詹吉視太學推擇海內篤行者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 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 天子設漿執醕俸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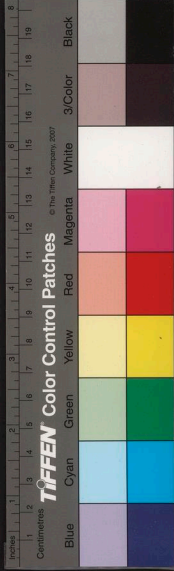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五

聖朝獻老乞言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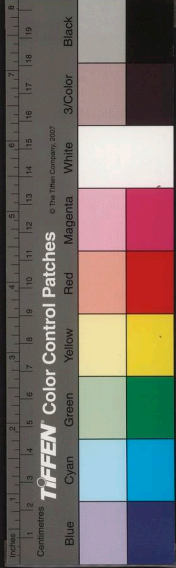
壽岡卿大咸馮公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小馮君同舉於鄉舉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孫刑曹郎讞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緹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蓋負嶠虎也其間胯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鬪頭養子則大腹長鬚駟市魁鼓作威勢割剝人物卽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



毒遼以兵聞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
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韋緹騎置之法勅
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賄一空道路歡
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
鳳慚憤百計謀蝸先生不遷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
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
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
守稅璫事至今面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
畏 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也大抵彈論寺人

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朝不典兵不監
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
不王卽開採權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儻畜之差有不
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塵壘
太阿之柄操之 先帝而授之子孫故 貞皇帝奉
遺詔急撤天下之稅使 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
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
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瑱在襄陽程元振請
託不從譚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此皆



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群璫見睨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爲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壽敘

壽鳳林杜大將軍八袞敘

玉峰人瑞篇

壽孟臯單公六十并賀質生鄉薦敘

壽王閑仲六十敘

壽康孟脩六十敘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敘

壽萬中宇六十敘



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群璫見睨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覺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真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爲語大小馮君勅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壽敘

壽鳳林杜大將軍八袞敘

玉峰人瑞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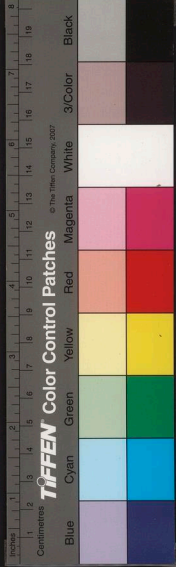
壽孟臯單公六十并賀質生鄉薦敘

壽王閑仲六十敘

壽康孟脩六十敘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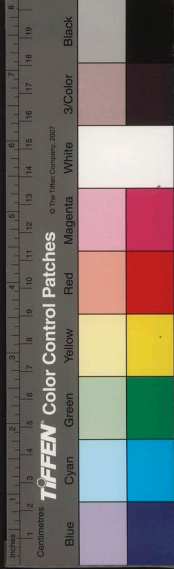
壽萬中宇六十敘



壽王昭文先生七十敘
壽吳敬菴先生七十敘
壽查公玄嶽七十敘
壽然石趙公五十敘

孫婿徐代高
歷仲甫較

壽何丹丘七十敘
賀若水夏公六十壽敘
賀達初董公六十壽敘
壽鄒孟陽道兄六十敘
壽漁野朱公七十敘
壽陸伯生先生六十敘
壽敦五孔公八十敘
壽羽師明谷子六十敘
壽兆羲李公七十敘



陳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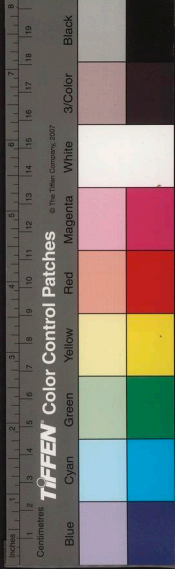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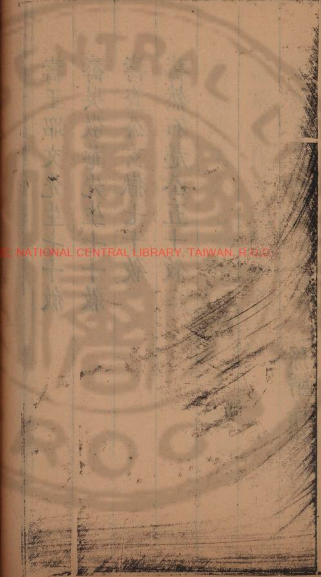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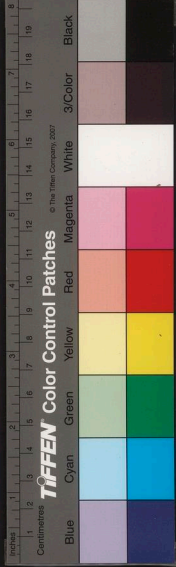
壽鳳林杜大將軍八稔序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強其起家
世秉登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者無若杜氏
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鳳林公公以天啓



陳魯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改元稱八十元老矣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城
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初鎮延綏公斬明安走
莊秃賴得虜首甲仗無筭再鎮寧夏松山酋賓兔台
吉糾宰僧等蹂躪甘州公授策諸將賓兔歿妻比吉
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前鋒三戰三捷已宰着
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諸虜自
是叩關乞款不敢踰香火盟亦不敢躡一矢窺西鎮
望見麾蓋輒咋枯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
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品誥封三代子日章

十三拜指揮使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
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鬪足公告老於
七十前而日章解印於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
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魯馬援
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盼雄則雄矣及
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憐
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較登三事讓還官舍日
與子孫中表較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
而歿此兩人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



陶谷先生集 卷之十六
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盼如巖
下電披鎧躡鎗舞劍鬪槩矯矯如十五鐵小兒今螻
蟻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下尺一求宿將於臥彪
蹲虎之間日章如曹瑋之代曹彬講邊備蒐人材公
如趙克國賜安車駟馬就第粹有四夷大議常與叅
兵策是父是子恣應茅土寧詎紆紫橫玉而已哉公
聞之嘆曰吾嘗念松翁忠寬涔涔涕不休旣而沃酒
酌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而
家希夷先生熟睡避詔之所乎陳子騎驪西來吾勅
覺矣

兒迎于蓮花峯下共學五龍蟄法爲長生不老事若
斗大通侯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

覺矣

